

出版說明

楊樹達（一八八五——一九五六），字遇夫，號積微，湖南長沙人。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和史學家。五歲從父讀書，對訓詁和史書頗有興致。十二歲時與伯兄一同考入湖南時務學堂，從梁啟超習《孟子》、《公羊傳》諸書，同班同學有蔡鍔、范源濂等。十五歲受業於葉德輝、胡元儀，學問日益精進，遂矢志於訓詁之學。十七歲治《周易》，輯成《周易古義》一書。一九〇五年，派往日本留學，受同縣友人楊懷中（昌濟）影響，決心系統學習「歐洲語言及諸雜學」。武昌起義後返國，在長沙各校教授中國文法與外文。一九一九年湖南驅張（敬堯）運動時，楊樹達為教職員代表，毛澤東為公民代表。一九二二年起先後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抗戰爆發後，受聘於湖南大學；翌年，舉家隨校遷往辰溪。抗戰勝利後，隨校復員回長沙，任湖南大學文法學院院長。一九四八年受聘於中山大學。新中國成立後，院系調整，任湖南師範學院歷史系教授，兼任湖南文史館館長。一九五六年去世。

楊樹達畢生沉潛學術，勤於著述，在語法學、修辭學、訓詁學、語源學、文字學、文獻學、甲骨金文學、考古學等方面均卓有建樹。在上述各個領域，其著作均被公認為經典之作。蓋其早年受學於朴學大儒，在傳統小學、訓詁學方面有堅實基礎，後又留學日本多年，對西方文法學和語源學最有會心，自言：「我研究文字學的方法，是受了歐洲文字語源學的影響的。」故其學問因融合中西學術傳統而顯示出自己鮮明的特色：文法與訓詁緊密結合。

嘗言：「治國學者必明訓詁，通文法，蓋明訓詁而不通文法，其訓詁之學必不精；通文法而不明訓詁，則其文法之學亦必不至也。」在當時學界即享有崇高聲譽：一九四二年當選為教育部首屆部聘教授，位列二十九名部聘教授首位；一九四八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解放後被評為一級教授，一九五五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首屆學部委員。大約在同一時期，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持短筆，照孤燈，先後著書高數尺，傳誦於海內外學術之林，始終未嘗一藉時會毫末之助，自致於立言不朽之域」，而巍然成為「一代儒宗」（陳寅恪語）。具言之，楊樹達的學術貢獻約有如下數端：

語法學方面。《高等國文法》建立了以劃分詞類為中心的獨特的語法體系，是繼《馬氏文通》之後，關於古漢語語法的最重要的著作。《詞詮》是《高等國文法》的姊妹篇，該書取古書中常用虛詞四百七十多個，首別其詞類，次釋其義訓，再舉例說明之。為我國首部將現代語法學與傳統訓詁學有機結合、系統詳盡地研究文言虛詞的專著。《馬氏文通刊誤》意在修正語法學開山之作《馬氏文通》以拉丁語法組織規律硬套漢語的錯誤。《中國語法綱要》初版於一九二八年，是我國較早的一部關於現代漢語語法的著作，在語法史上有重要意義。

修辭學方面。《中國修辭學》是作者另一著作《古書疑義舉例續補》的進一步系統化和科學化。該書一直被認為是我國修辭學領域民族形式派的代表作（另一派為借鑒西方派，以陳望道《修辭學發凡》為代表），郭紹虞譽為「辟一新途徑，樹一新楷模」。

文字學方面。以《說文解字》為中心，吸收西方語源學理論。《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及其姊妹篇《積微居小學

述林》，乃其治語源學、訓詁學、文字學的代表作。而《文字形義學》則概括了其幾十年間研究文字學、古文、古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的成果，自云：「此書前後經營十餘年，煞費心思。自信中國文字學之科學基礎或當由此篇奠定。」

甲骨金文學方面。迄至一九四九年，楊樹達所寫甲骨文論文數目超過了自甲骨文發現以來任何一位研究者，如「釋追逐」、「釋滴」（見積微居甲文說）等，至今仍為不刊之論。其治金文，成就更高。陳寅恪序《積微居金文說》云：「寅恪嘗聞當世學者稱先生為今日赤縣神州訓詁學第一人，今讀是篇，益信其言之不誣也。」此書乃治金文者必參之書，書中總結釋金文之十四條方法，已為治古文字學者所熟知。

史學、文獻學方面。《漢書補注補正》為其贏得「漢聖」（陳寅恪語）之美譽，楊樹達也因此成為清華大學繼陳寅恪之後第二位國文、歷史兩系合聘的教授。在此基礎上增補而成的《漢書窺管》，學界認為《漢書》研究至此，已無剩疑。他如《論語古義》、《淮南子證聞》、《說苑新序疏證》、《鹽鐵論要釋》、《古書疑義舉例續補》、《戰國策集解》，皆「以古釋古，功夫深存」。《古書句讀釋例》則是關於古書標點的最權威著作。

考古學方面。《漢代婚喪禮俗考》不但是研究漢代文化史的必讀書，同時對考古學、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以及歷史學的研究具有極高參考價值，一再重版。

為了更好地學習、繼承和研究楊樹達先生豐厚的學術遺產，我社曾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編輯出版了多卷本的《楊樹達文集》，影響巨大。時隔多年，書肆上久已難覓該書蹤影，而學界對其需求卻日益強烈，因此，我社決定對《文集》進行修訂和增補後重新出版，以饗讀者。這次出版十七種：《中國修辭學》、《漢書窺管》、《淮南子證聞·

鹽鐵論要釋》、《論語疏證》、《詞詮》、《積微居甲文說·耐林甲文說·卜辭瑣記·卜辭求義》、《中國文字學概要·文字形義學》、《漢代婚喪禮俗考》、《積微居小學述林全編》、《春秋大義述》、《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積微翁回憶錄·積微居詩文鈔》、《高等國文法》、《積微居金文說》、《積微居讀書記》、《周易古義·老子古義》、《馬氏文通刊誤·古書句讀釋例·古書疑義舉例續補》。其中《春秋大義述》系建國後首次出版，而《積微居小學述林全編》則增補近半篇幅，改正了《積微翁回憶錄·積微居詩文鈔》原版中許多錯誤。出版過程中得到了楊樹達之孫、武漢大學楊逢彬教授的支持，特申謝忱。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周易古義

周易古義序

秦燔六經，易以下筮獨存。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載易十三家，惟孟喜、京房之學傳習者多。迄於東漢，鄭、陸、荀、虞，皆其緒也。今之治漢易者，若惠氏棟、張氏惠言，于兩漢易說，存佚扶微，厥功甚巨；然舉其大，不外爻辰卦氣一偏之主張，於易之本義無與也。門人長沙楊遇夫近輯周易古義一書，徧采經、傳、周、秦諸子、司馬、班、范、三國四史，兩漢儒書，比傳經文，存其舊誼，閒附考證，不事繁徵。執以示余。余曰：此誠善說易者也。曩嘗言考據之學，至有清乾嘉諸儒既博且精；然博則昧于多聞闕疑，精或誤于碎義巧說。如桓譚譏秦近君說書堯典「日若稽古」三萬言；班固論齊、韓二家傳詩，好采雜說，非其本義。今之儒者，或不免同蹈此弊。況易教廣大，體象至繁。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以之治易，尤爲切要。今所采古義，不專一家一師之言，其中明人事、近義理者多，是可推見易之本義，不言天而言人。王、韓二家注，知之而宗尚虛玄，流于老、莊，致可惜也。此書出于漢魏人注家之失，皆有所借鑒而自得，尋其指歸。夫而後知易之以卜筮而存者，不必以卜筮而明。蓋卜筮亦人事之一端，非三聖作易之心傳，孔門寡過之學旨，卽于是乎盡之也。古義日明，野言自息，是則作者撰述之旨也夫！甲子三伏，同學兄葉德輝序。

周易古義自序

余年十七八，始治易，頗不然漢儒象數之說，而獨喜宋程子書，以爲博大精深，切於人事，與孔子繫易之義爲近。私謂今所傳漢儒之說，殆一家之學，非其全也。及涉獵史、漢、諸子，見有說易者，大要皆明人事，則大喜，以爲說易之道當如此矣。乃竊仿儀徵阮氏集詩書古訓之例，輯而錄之，凡得百許事。乙巳之歲，年二十一，感於國難，發憤出遊，此書不復在心目。辛亥兵興，困餓於倭之故都，治任歸來，頗理舊業。發德陳書，爨所比輯，赫然在焉。遂復廣續，置之行篋，時有增益。去歲更徧檢類書，多所補綴。蓋自始事以迄今茲，凡歷二十六七載矣。漢書儒林傳記丁寬已從田何受易，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然則易有古義舊矣；竊取其義，以名茲編。甄采所及，斷自三國。以晉人書有王輔嗣之書具在，其他多以清談爲說，不足復錄故也。嗚呼！逮白首而無成，憶青燈之有味，循覽是編，蓋不勝其掩卷太息之情也。民國十七年十二月蔡將軍雲南起義紀念日，長沙楊樹達書。

周易古義目錄

周易古義序·····

周易古義自序·····

周易古義卷一（上經）·····

乾（二） 坤（二） 屯（二） 蒙（一九） 需（一九） 訟（二〇） 師（二〇） 比（三）

小畜（三） 履（二四）

周易古義卷二（上經）·····

泰（二五） 否（二六） 同人（元） 大有（二〇） 謙（三） 豫（三） 隨（二五） 蠱（二五）

臨（二七） 觀（二七） 噬嗑（二五） 賁（二五） 剝（四） 復（四） 无妄（四） 大畜（四）

頤（四） 大過（四） 坎（四） 離（四）

周易古義卷三（下經）·····

咸（四） 恆（四） 遯（五一） 大壯（五） 晉（五） 明夷（五） 家人（五） 睽（五）

蹇（五） 解（五） 損（五） 益（五） 夬（五） 姤（六） 萃（六） 升（六）

困（六） 井（六）

周易古義卷四（下經）……………六五

革（六五） 鼎（六五） 震（六六） 艮（六五） 漸（六五） 歸妹（六五） 豐（六五） 旅（六五）

巽（六五） 兌（六五） 渙（六五） 節（六五） 中孚（六五） 小過（六五） 既濟（六五）

未濟（六五）

周易古義卷五……………六二

繫辭上傳（六二）

周易古義卷六……………一〇〇

繫辭下傳（一〇〇）

周易古義卷七……………一六六

說卦傳（二六） 序卦傳（二三）

周易古義點校後記……………一三三

周易古義卷一

易

論語述而篇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左傳昭二年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

之所以王也。」

禮記祭義篇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

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

又經解篇

絜靜精微，易教也。易之失賊。其爲人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

管子山權數篇

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

莊子天下篇

易以道陰陽。

荀子大略篇

善爲易者不占。

漢書藝文志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

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上經

乾

大戴禮記保傳篇：『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皆慎始敬終云爾。』

釋名釋天：『天，易謂之乾。乾，健也；健行不息也。』

乾：元，亨，利，貞。

論衡刺孟篇：『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亦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

初九：潛龍勿用。

左傳昭二十九年：『史墨曰：『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新書容經篇：『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

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

淮南子人閒訓 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襄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之。」

樹達按：藝文志班氏自注云：「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法。」此蓋其遺說矣。

後漢書魯恭傳 恭議奏曰：「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燠萬物，養其根莖，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

阮籍通易論 易之爲書也，本天地，因陰陽，推盛衰，出自幽微以致明著。故乾元初「潛龍勿用」，言大人之德隱而未彰，潛而未達，待時而興，循變而發。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左傳昭二十九年 見「初九」條。

論衡刺孟篇 見「乾元亨利貞」條。

意林四引風俗通 易云：「利見大人。」大人與聖人，其義一也。

蜀志劉封傳 孟達與封書曰：「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淮南子人間訓 見「初九」條。

漢書王莽傳上 張竦爲陳崇草奏稱莽功德云：「開門延士，下及白屋，盡省朝政，綜管衆治。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左傳昭二十九年 見「初九」條。

史記蔡澤傳 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漢書郊祀志 武帝制詔御史云：「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飛龍」，鴻漸于陸，朕意庶幾與焉。」

又王襄傳 襄聖主得賢臣頌云：「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陰，蟬蛸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鸞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漢紀二十宣帝紀略同。

文選五十一王襄四子講德論 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蟬蛸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

蜀志先主傳 許靖等上言：「聞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

上九：亢龍有悔。

左傳昭二十九年 見「初九」條。

新書容經篇 見「初九」條。

淮南子繆稱訓 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

史記蔡澤傳 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

後漢書陰興傳 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

用九：見羣龍無首，吉。

左傳昭二十九年 見「初九」條。

說苑至公篇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屣，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 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爲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撫育，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乾之象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

潛夫論本訓篇 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爲。爲者，蓋所謂感通陰陽而致珍異也。人行之動天地，譬猶車上御馳馬，蓬中擢舟船矣。雖爲所覆載，然亦在我何所之耳。孔子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後漢紀十六安帝紀 見下文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條。

續漢書五行志一 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如馬。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申鑒雜言下篇 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又曰「爻象以情言」，亦如之。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情見乎辭」，是稱情也；「言不盡意」，是稱意也；「中心好之」，是稱心也；「以制其志」，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後漢紀七光武紀論 袁宏曰：「書稱『協和萬邦』，易曰『萬國咸寧』。然則諸侯之治，建於上古，未有

知其所始者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後漢書黃瓊傳：瓊上疏奏曰：「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尙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

中論治學篇：志者，學之帥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白虎通天地篇：君舒臣疾，卑者宜勞。天所以反常行何？以爲陽不動無以行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故易曰：「終日乾乾，反覆道也。」

樹達按：音義云：「反復，本亦作覆。」此引與彼一本合。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云：「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漢紀二十二元帝紀文略同。

樹達按音義云：「造，劉歆父子作聚」，此文正合。漢書本傳云：「歆及向始皆治易。」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

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左傳襄九年 見卷二「隨象」條。

文獻通考二百八引子思子 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

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詐；

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孔叢子雜

訓篇略同。又見鄒齊讀書志卷二引。

確乎其不可拔。

蜀志秦宓傳 宓答王商書云：「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

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術之有？」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蜀志許靖傳注引魏略 王朗與靖書曰：「自天子在東宮，及卽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雋之見在

者，豈獨人盡易爲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戚夫子之情聽。每敍足下，以爲謀首，豈其

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

雲從龍，風從虎。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陰氣動，故有龍蛇之蟄。

論衡龍虛篇 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又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

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牆壁桱孟皆畫龍。必以象類爲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爲土虎置之谷中，風能至乎？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傳曰：「皇之不極，厥極弱。」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 翻奏曰：「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後漢紀十六安帝紀 魯恭上疏云：「案易消息，四月乾卦用事。經曰：『乾以美利利天下。』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續漢書祭祀志上注引東觀漢記 杜林上疏議郊祀云：「臣聞營河，雖以爲民，刻肌膚以爲刑，封疆畫界

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中土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民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于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于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考績不成，九載乃登。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章文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于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義。

論衡初稟篇：「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天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不待天命，直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動；言合天時，故有不違奉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王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

又感虛篇：「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敘，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

又寒溫篇：「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範曰：『念恆寒若，舒恆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徙，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

又自然篇：「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

於陰，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無爲也。

崔駰章帝諡議 臣聞號者功之表，諡者行之跡；據德錄功，各當其實。『孝經曰：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唐書數堯之德曰：『平章百姓。』言天之常德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璽璽文王，綱紀四方。』又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喻文王聖德有金玉之質，猶雲漢之天也。舉表析義，四方附矣。『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臣愚以爲宜上尊號曰『章』。

『蜀志先主傳』劉豹等上言：『臣聞先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

『通典七十二引桓階請崇始祖奏』 臣聞尊祖敬宗，古之大義。故六代之君，未嘗不追崇始祖，顯彰所出。先王應期撥亂，啓魏大業。然禰廟未有異號，非崇孝敬示無窮之義也。太尉公侯宜有尊號，所以表功崇德，發事顯名者也。故『易言乾坤皆曰大德，言大人與天地合。』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蜀志譙周傳』 周上疏曰：『易曰：『亢之爲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尙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以至乎！』

坤

『漢書杜鄴傳』 鄴對問云：『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漢書天文志 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

通典四十四引秦靜臘用日議 尚書、易經說五行水火金木土王相，衍天地陰陽之義，故易曰：「坤爲土。」土位西南，黃精之君盛在未，故大魏以未祖。戊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以爲歲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終，故以丑臘，終而復始，乃終有慶。宜如前以未祖丑臘。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漢書律曆志 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答應之道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淮南子齊俗訓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

「履霜，堅冰至。」

鹽鐵論論賢篇 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齊麥夏死。」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

隕零，合冬行誅，萬物畢藏。」

後漢書宦者傳論 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問；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隙。斯忠實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爲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

夕哉！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至其道，至堅冰也。

後漢書魯恭傳 見上文「乾初九」條。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禮記深衣篇 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

淮南子繆稱訓 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荀子非相篇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故君子之於言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而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污傭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

樹達按：劉向校錄孫卿書云：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今荀子說易者僅有此及大略篇引「復自道何其咎吉」凡二事。

淮南子詮言訓 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多知爲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已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魏志李通傳注引李秉家誠 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

六五：黃裳元吉。

左傳昭十二年 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能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左傳昭二十九年 見上「乾初九」條。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後漢書朱穆傳 穆推災異，奏記勸戒梁冀云：「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經龍戰之會。」

其文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後漢紀二十頁帝紀文同。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漢紀三十平帝紀 莽詔曰：「地者有動有震。震者爲害，動者不害。故易稱曰坤動而靜，辟膏萬物，萬物生焉。」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後漢書楊震傳論 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爲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矣。遂累集載德，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先世律、平、方之蔑矣！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

樹達按：「失之豪釐，差以千里」，今易無此文。

白虎通誅伐篇 弑者，何謂也？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間，司事可，稍稍弑之。

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潛夫論衰制篇 夫法令者，人君之衡轡鑾策也；而民者，君之輿馬也。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己政令，則是奪君之轡策而已獨御之也。愚君闇主託坐於左，而姦臣逆道執轡於右，此齊驕馬繡所以沈

胡公於具水，宋羊叔胖所以弊華元於鄭師，而莫之能御也。是故陳恆執簡公於徐州，李兌害主父於沙丘，皆以其毒素奪君之嚮策也。文官故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變之不早變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春秋繁露基義篇 天之氣徐，不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暍，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遜也。然則上堅不踰等，果是天之所爲，弗作而成也；人之所爲，亦當弗作而極也。

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後漢紀十二章帝紀 元年春二月壬辰，帝崩於章德殿。是日，太子卽位，年十歲，太后臨朝。袁宏曰：「非古也。」易稱「地道無成而代有終」，禮有婦人三從之義。然則后妃之在於欽承天，敬恭中饋而已。故雖人母之尊，不得令於國，必有從於臣子者，則柔之性也。」

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左傳昭七年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嬀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燕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爲政聘於諸侯之歲，嬀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

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用，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衛靈公。

國語晉語四 公子重耳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

白虎通封公侯篇 王者卽位，先封賢者，愛民之急也。故列土爲疆，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易曰：『利建侯。』此言因所利故立之。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左傳閔元年 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

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左傳昭七年 見「彖」。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說苑尊賢篇 見卷三「益彖傳自上下下」條。

六三：卽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淮南子繆稱訓 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卽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後漢書何進傳 陳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魏志王粲傳文同。

象曰：卽鹿無虞，以從禽也。

風俗通山澤篇 尚書堯禪舜，「納於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春秋「沙麓崩」，傳曰「麓者，山足也。」

詩云「瞻彼旱麓」，易稱「卽鹿無虞，以從禽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漢書谷永傳 永對問云：「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

樹達按：永傳云：「永於天官、京氏易最密。」然則此京氏易說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淮南子釋稱訓：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曬，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

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白虎通辟雍篇：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師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故曲禮曰：「聞有來學，無往教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禮記表記篇：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御寇。

潛夫論邊議篇：易制禦寇，盧文昭云：制禦利。詩美薄伐，自古有戰，非乃今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所以興，亂人所以廢。蔡邕集明堂月令論：易曰：「不利爲寇，利用禦寇。」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

樹達按：令謂月令，所引文屬孟春，邕蓋以蒙爲正月卦也。

需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論衡刺孟篇 見上文「乾元亨利貞」條。

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人物志釋爭篇 是故君子之求勝也，以推讓爲利銳，以自修爲棚櫓；靜則閉嘿泯之玄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是以戰勝而爭不形，敵服而怨不構。若然者，悔恨不存於聲色，夫何顯爭之有哉？彼顯爭者，必自以爲賢人，而人以爲險詖者，實無險德，則無可毀之義；若信有險德，又何可與訟乎？險而與之訟，是桎梏而攫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險而健者訟」，「訟必有衆起」。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後漢書梁節王暢傳 和帝詔報暢云：「今王深思悔禍，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志匪由王，咎在彼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

藝文類聚五十一引魏武帝讓封書 見卷二「豫利建侯行師」條。

師

師：貞，丈人吉，無咎。

意林四引風俗通 易曰：「師：貞，丈人吉。」非徒尊老，須德行先人也。傳云：「杖德莫如信」，言其恩德可信杖也。

魏武帝孫子兵法序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食足兵。」尙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左傳宣十二年 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彘子曰：「不可。」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律之臨：律，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執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漢荊州從事范鎮碑 君肇建仁義之基，始創五福之衢；韜律大杜，綜臯陶、甫侯之遺風。故易稱「師出以律」。五用是綱，平不枉理；政以憲循，須律定紀。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高士傳引攀峻報司馬子長書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吝去于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于斯始顯；誰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僂仰從容以送餘齒耳。

後漢書謝弼傳 弼上封事云：「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于茲。」

魏志趙王幹傳：明帝賜幹璽書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觀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誠，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

吳志陸抗傳：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道理，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

比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漢書地理志上：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云「協和萬國」，此之謂也。

漢紀五惠帝紀論：荀悅曰：「諸侯之制，所由來尚矣。」易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孔子作春秋，爲後世法，譏世卿不改世侯。」

續漢書五行志三注引東觀漢書：杜林請徙張步降兵疏云：「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遺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狼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爲蠱賊，有大小負勝不齊，均不得其成，侵陵之

象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後漢書魯恭傳 恭上疏曰：「夫人道父于下，則陰陽和于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

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劉敞云：「有我而吉，我當爲它。」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後漢書順烈梁皇后紀 永建三年，與姑俱選入掖庭。太史卜兆，得壽房；又筮，得坤之比。遂以爲

貴人。

小畜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荀子大略篇 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穆公，以爲能變也。

呂氏春秋有始覽務本篇 安危榮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廟，宗廟之本在于民，民之治亂在于

有司。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

春秋繁露玉英篇 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敬舉

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肯要盟以自湔浣也；遂爲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被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戮，乃

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

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漢書五行志下之下 京房易傳曰：「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言君弱而婦彊，爲陰所乘，則月並出。

履

履虎尾，不咥人，亨。

新序雜事四 孔子謂魯哀公曰：「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懷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羣書治要引尸子發蒙篇 易曰：「若履虎尾，終之吉。」若羣臣之衆，皆戒慎恐懼，若履虎尾，則何不濟之有乎？

呂氏春秋慎大覽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尾，終吉。」

周易古義卷二

上經

泰

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云：『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見睍聿消』，與易同義。」

泰：小往大來，吉亨。

國語晉語四：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董因迎公子于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傳註云：小喻子圖，大喻成公。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

風俗通愆禮篇：太原郝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願車馬，衣輕

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贊用膳雉，受而不拒，而交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禮，弊之至也！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初學記十八引魏文帝集 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友道備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由是觀之，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非特士友之志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漢書律曆志 見卷七「說卦是以立天之道」條下。

又貨殖傳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辨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鳥獸蠶繭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獾未祭，罝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于後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荏蕪，澤不伐天；蜃魚麋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繕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漢紀七文帝紀文略同。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漢書劉向傳 見卷一「乾九五象傳」。

續漢書五行志一 案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喻羣賢也。

魏志崔林傳注引魏名臣奏 孟達薦王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爲業，忠臣以進善爲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後漢紀十二章帝紀 是時，烏孫王遣子入侍，上問鄭弘：「當答其使不？」弘對曰：「烏孫前爲大單于所攻，陛下使小單于往救之，尙未賞。今如答之，小單于不當怨乎？」上以弘議問侍中竇憲，對曰：「禮曰：『禮有往來。』易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弘，章句諸生，不達國體。」上遂答烏孫使。小單于忿，悉攻金城郡，殺太守任昌。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左傳哀九年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白虎通姓名篇 何以知諸侯不象王者以生日名子也；以太王名亶父，王季名歷，此殷之諸侯也。易曰：「帝乙」，謂成湯；書曰：「帝乙」，謂六代孫也。

後漢書荀爽傳 爽對策曰：『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

樹達按：爽傳云：爽著易傳。

漢紀十七宣帝紀論 荀悅曰：『尚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也。昔堯釐降二女於鵠，嬪於虞。』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春秋稱『王姬歸於齊』，古之達禮也。男替女陵，則淫暴之變生矣；禮自上降，則昏亂於下者衆矣。三綱之首，可不慎乎？』

樹達按：此悅本其叔父爽之說，詳見後漢書爽傳。

初學記十引風俗通 易稱：『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娶之禮曰歸。歸其妹於諸侯，享終吉也。

否

漢書劉向傳 見上『泰卦』題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國語周語下 單襄公曰：『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大必此。』

中論虛道篇 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不攻則日甚。故君子之相求也，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潛夫論思賢篇 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爲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爲不若姦佞闇茸讒諛之言者，此其將亡之徵也。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永永也。

風俗通怪神篇 凡變怪皆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裨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悼懾。邪氣乘虛，故速咎證。易曰：「其亡其亡，斯自取災。」

魏志武文世王公傳注引曹冏上書 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於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根，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

同人

吳志孫皓傳注引于寶晉紀 陸抗之克步闢，皓意張大，乃使尙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恆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按：謂皓亡之歲。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淮南子繆稱訓 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遏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漢書王莽傳 又聞漢兵言，莽鳩殺孝平帝。莽乃會公卿以下於王路堂，開所爲平帝請命於金縢之策，泣以示羣臣。命明學男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翽也。言劉升、翽義爲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也。」

樹達按：此竟以易爲識文矣。錄之，以見王莽之好附會爾。於其義無取也。

風俗通山澤篇 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又：「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墳壟各稱陵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漢書王莽傳 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

大有

九三：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

左傳僖二十五年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勸王。諸侯信之，且大義

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賁，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賁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左傳閔二年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聞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鹽鐵論論舊篇 天舊之證，禎祥之應，猶施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謙

韓詩外傳卷八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謙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贊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宮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

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爲天下賞，則以同族爲衆而異族爲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長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況衆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

謙：亨，君子有終。

韓詩外傳卷三 周公戒伯禽曰：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

又卷八 見前條。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說苑敬慎篇 叔向曰：「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

潛夫論遏利篇 易曰：「天道虧盈以冲謙。」故以仁義□於彼者，天賞之於此；以邪取於前者，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則亦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漢書食貨志贊 易稱「哀多益寡，稱物平施」，書云「楸選有無」，周有泉府之官，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殍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魏 志 管輅傳 輅曰：「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虛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漢書藝文志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嘽嘽，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

豫

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劉向說：「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

豫：利建侯，行師。

國語晉語四 見卷一「屯象」下。

藝文類聚五十一引魏武帝讓封書 臣誅除暴逆，克定二州，四方來貢，以爲臣之功。蕭相國以關中之勞，一門受封；鄧禹以河北之勳，連城食邑。考功効實，非臣之勳。臣祖父中常侍侯，時但從登扶翼左右，既非首謀，又不奮戟，並受爵封，暨臣三葉。臣聞易豫卦曰：「利建侯，行師。」有功乃當進立以爲諸侯也。又訟卦六三曰：「食舊德，或從王事。」謂先祖有大德，若從王事有功者，子孫乃得食其祿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漢書魏相傳 相奏曰：「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與兌治則飢，秋與震治則華，冬與離治則泄，夏與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悅，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

樹達按：相傳云：「相少學易。」又云：「相明易經，有師法。」不詳其何家。今按：「震司春」云云，與孟喜卦氣之說同，然則相蓋治孟氏易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漢書禮樂志 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又藝文志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

白虎通禮樂篇 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後漢書郎顗傳 顗條便宜云：「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

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

樹達按：顓傳云：『顓父宗學京氏易。顓少傳父業。』則此爲京氏易說也。

風俗通聲音篇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饒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護，武王作武，周公作勺。

續漢書禮樂志注引蔡邕禮樂志

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白虎通諫諍篇

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盡倦倦也。』所以言放者，臣爲君諱，若言有罪放之

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者，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災咎將至，無爲留之。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隨

隨：元亨利貞，无咎。

左傳襄九年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

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

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姤，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蠱

左傳僖十五年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澤而止。秦獲晉侯以歸。」

又昭元年 趙孟曰：「何謂蠱？」醫和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漢書武帝紀 詔曰：「望見泰一，修天文禮。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甚念年歲未咸登，飭躬齋戒。丁酉，拜況於郊。」師古曰：「辛夜有光，是先甲三日也。丁日拜況，是後甲三日也。故引易文。」

樹達按：應劭云：「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平江蘇先生云：「白虎通：祭日用丁與辛何？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以接事昊天之日。見續漢書禮儀志。注正本詔意，蓋今文說如此。」馬、鄭說易，並以先事布令言之。」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亡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不則爲私。」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禮記表記篇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執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孟子外書文說篇 萬章問曰：「子庚何人也？」孟子曰：「古之高人也。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

白虎通考黜篇 王者臣得復爲諸侯臣者，爲衰世主上不明，賢者非其罪而去，道不施行，百姓不得其所，復令得爲諸侯臣，施行其道。易曰：「不事王侯。」此據言王之致仕臣也。言不事王可知，復言侯者，明年少復得仕於諸侯也。

後漢書逸民傳序 見卷三「遜豕傳遜之時義大矣哉」下。

臨

左傳宣十二年 見卷一「師初六」條。

觀

漢書五行志上 說曰：木，東方也。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中論法象篇〕

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

〔易〕

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潛夫論實邊篇〕

古之理其民，誘之以利，弗脅以刑。〔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又述教篇

金作贖刑，赦作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先王議讞獄以制，原情論

意以救善人，非欲令兼縱惡逆以傷人也。是故周官差八議之辟，此先王所以整萬民而時雍也。

〔易〕故

觀民設教，變通移時之義。今日救世，莫急乎此。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左傳莊二十二年〕

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

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

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

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

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

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

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

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京房易傳曰：「經稱『觀其生』，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推而貢之，否則爲聞善不與，茲謂不知。」

噬嗑

太平御覽六百四十三引風俗通 易，噬嗑爲獄，十月之卦。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漢書藝文志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敕法。」此其所長也。

潛夫論三式篇

噬嗑之卦，下動上明。其象曰：「先王以明罰飭法。」夫積怠之俗，賞不隆則善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故凡欲變風改俗者，其行賞罰也，必使足驚心破膽，民乃易視。

魏志王朗傳

朗上疏曰：「易稱『敕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

賁

呂氏春秋慎行論壹行篇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

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

說苑反質篇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

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賁又何也？吾亦聞

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孔子家語好生篇文略同。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漢書藝文志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又劉向傳 異有小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漢紀二十七成帝紀 劉向上奏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秦始皇之末，及二世之初，日月薄蝕，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再經天，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大人見臨洮，長星孛於大角，秦氏以亡。及項籍之敗，亦孛於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東井，得天下之象也。」

論衡佚文篇 見卷四「革象傳大人虎變」條。

風俗通十反篇 見卷五「上繫天垂象」條。

魏志文帝傳注引獻帝傳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效之。」以爲天文因人而變。至于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嚴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誠帝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魏志毛玠傳注 孫盛曰：魏武於是失政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畢直錯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微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可以丕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棄。二主度量，豈不殊哉！

剝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劉向說：「於易，五爲天位，爲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

復

左傳咸十六年 楚子救鄖。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賦，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賊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京房易傳曰：「復，崩來无咎。自上下者爲崩。」

中論修本篇 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瞶，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瞶，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瞶。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而人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彌高而基彌固，勝彌衆而愛彌廣。易曰：「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其斯之謂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白虎通諫伐篇 冬至所以休兵，不舉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故孝經識曰：「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

又商賈篇 商賈，何謂也？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

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蔡邕集答詔問災異 臣竊以意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聖主知之，訪問其故；是將有其事而遂不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誠無所及；頭冠或成，卽爲患災。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嬖御，改興政之原，則其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漢紀十五武帝紀論 任安之斬也，是開後人遂惡而無變計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後漢紀十八順帝紀 馬融對曰：「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爲公者乎？」

魏志文帝紀注引魏略 王將出征，霍性上疏諫曰：「兵者凶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危，危於累卵。昔夏啓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復』，論有『不憚改』。誠願大王揆古察今，深謀遠慮，與三事大夫算其長短。」

六二：休復，吉。

魏志彭城王據傳引魏書 明帝與彭城王璽書云：「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齋珠玉來到京師中尙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修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于心。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漢文作易，著休復之語，仲尼論行，既過能改。」

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上六：迷復，凶。

左傳襄二十八年：「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

无妄

漢書谷永傳：「永對問云：『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阨。』」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

禮記坊記篇：「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

大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禮記表記篇：「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劉邪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爲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爲輝，日中爲光。」」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潛夫論讀學篇：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漢紀三十自序：惟漢四百二十有六載，皇帝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啓於萬嗣，闡大猷，命立國典，以及羣籍。於是乃作考舊，通連體要，以述漢紀。易稱「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詩云「古訓是式」。中興已前，一時之事，明主賢臣規模法則得失之軌，亦足以監矣。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京房易傳：「經曰「良馬逐」。逐，進也。言大臣得賢者謀，當顯進其人，否則爲下相攘善。茲謂盜明。」

頤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潛夫論班祿篇：是故明君臨衆必以正軌，既無厭有，務節禮而厚下，復德而崇化，使皆阜於養生而競於廉恥也。是以官長正而百姓化，邪心黜而姦匿絕；然後乃能協和氣而致太平也。易曰：「聖人養

賢，以及萬民。」「國以民」三字據汪校補。爲本，君以臣爲基，然後高能可崇也。

大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漢書 淮陽憲王欽傳 王駿諫指曰：「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

樹達按：漢書 王吉傳云：「吉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則此梁丘易說也。

魏志 李通傳注引李秉家誠 見卷一「坤六四」條。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漢書 西域傳下 疊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句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與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示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因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謬。漢紀十五武帝紀文略同。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後漢書 趙典傳 趙溫與李儼書曰：「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後漢紀二十獻帝紀

文同。

坎

釋名釋天子，於易爲坎。坎，險也。

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輅又曰：「坎爲棺槨。」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公羊傳宣元年解詁：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繫用徽墨，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

風俗通山澤篇：見本卷「同人九三」條。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吳志孫皓傳注引陸機辨亡論：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

離

釋名釋天：午，於易爲離。離，麗也；物皆附麗，陽氣以茂也。

後漢書荀爽傳：爽陳便宜云：「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論衡說曰篇 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礎上焉。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中論智行篇 聖人之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伏羲作八卦，文王增其辭，斯皆窮神知化，豈徒特行善而已乎？易離象稱「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且大人，聖人也；其餘象皆稱君子，蓋君子通於賢者也。聰明，惟聖人能盡之；大才通人，有而不能盡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風俗通聲音篇 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漿。秦人鼓之以節歌。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鹽鐵論雜論篇 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無咎。

漢書陳湯傳 劉向上疏云：「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
漢紀二十三 元帝紀文略同。

周易古義卷三

下經

咸

荀子大略篇 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申鑒雜言下篇 見卷一「乾象乾道變化」條。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中論虛道篇 人之爲德，其猶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厭，誨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恆

恆：亨，无咎，利貞。

中論貴驗篇 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易》曰：「恆，亨，无咎，利貞，言久于其道也。」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藝文類聚二十引孔融聖人優劣論 孔目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洽于民心，雅頌流于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爲稱首；則《易》所謂「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堯之爲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以久見稱爲君爾。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論語》子路篇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禮記》緇衣篇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韓詩外傳》卷八 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荆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也；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

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爲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後漢書馬廖傳 廖上疏云：「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勸，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樹達按：本傳注引東觀記云：「廖少習易經。」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禮記緇衣篇 見「九三。」

遯

遯之時義大矣哉！

後漢書逸民傳序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

大壯

左傳昭三十二年 史墨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

後漢書郎顗傳 顗條便宜云：「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

樹達按：此京氏易說也。

續漢書輿服志上 後世聖人觀于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攜龍角爲帝車；於是乃曲其輶，乘牛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故易震乘乾謂之大壯，言器莫能有上之者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

魏志管輅傳 見卷二「謙大象傳。」

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開元占經一引陸績渾天儀說 周公敘次六十四卦，兩兩相承，反覆成象，以法天行，周而復始，晝夜之義。故晉卦彖曰：「晝日三接。」明夷彖象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仲尼說之曰：「明出地上，晉進而麗乎大明，是以晝日三接。」明入地中，明夷，夜也。先晝後夜，先晉後明夷。故曰：「初登于天，昭四國也；後入於地，失則也。」日月麗乎天，隨天轉運，入乎地以成晝夜也。渾天之義，蓋與此同。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漢書王莽傳 羣臣上壽曰：「迺庚子，雨水灑道；辛丑，清醜無塵；其夕，穀風迅疾從東北來。辛丑，巽之宮日也。巽爲風，爲順；后誼明，母道得，溫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明夷

漢書杜鄴傳 鄴對問云：「日食，明陽爲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左傳昭五年 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于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漢書儒林孟喜傳 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萎茲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開元占經一引陸績潭天儀說 見上「晉象」。

家人

蜀志楊儀傳 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於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爲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爲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

家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魏志》后妃傳：《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嬙，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恆此之由。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漢書》匡衡傳：衡上疏云：「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予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漢紀》五惠帝紀

荀悅曰：「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

《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易》稱

「正家道，家道正而天下大定矣」。姊子而爲后，昏于禮而黷于人情，非所以示天下，作民則也。」

《魏志》文德郭后傳

《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

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嬙，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未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事脩。」《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

《吳志》孫氏諸夫人傳評

《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

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爲心，平一爲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列女傳母儀篇 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飴，冢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孟子外書性善辨文大同。

漢書谷永傳 永對問云：「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

後漢書楊震傳 震上疏云：「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

睽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

左傳僖十五年 見卷四「歸妹上六」條。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六月，長安女子有生兒，兩頭異頸面相鄉，四臂共匈俱前鄉，尻上有目長二寸所。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亡上，正將變更。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上不壹也；手多，所任邪也；上字、手字，據王念孫校改。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媒瀆也；生非其類，淫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

蹇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魏志鄧艾傳 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說苑正諫篇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

魏志陳羣傳 注引袁子 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歟？

羣書治要引桓範世要論諫爭篇 夫諫爭者，所以納君子道，矯枉正非，救上之謬也。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于事；害于事，則危道也。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扶之道，莫過于諫矣。故子從命者不得爲孝，臣苟順者不得爲忠。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盛，貴在諫子。若託物以風喻，微生而不切，不切則不改；唯正諫直諫可以補缺也。詩云：「衰職有缺，仲山甫補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正諫者也。易曰：「王臣蹇蹇。」傳曰：「諤諤者昌。」直諫者也。然則拂人之耳，逆人之意，變人之情，抑人之欲；不爾，不爲諫也。

解

後漢書郎顗傳 顗條便宜云：「孔子曰：『君弱臣彊從解起。』」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漢書五行志下之下 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雨偕也」，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洪範曰：「庶民惟星。」易曰：「雷雨作，解。」是歲，歲在玄枵，齊分野也。夜中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伯，復興周室也。

後漢書黨錮李膺傳 應奉上疏云：「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緄前討荆蠻，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蠶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乞原膺等，以備不虞。」

損

淮南子人間訓 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說苑敬慎篇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日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

終身誦之。」家語六本篇本此文而小異，不復錄。

後漢書逸民向長傳 長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說苑敬慎篇 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辨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惟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上九：弗損益之，無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無家。

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谷永曰：「易稱『得臣無家』，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漢紀二十五成帝紀同。
蔡邕集答詔問災異 河圖祕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而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賦役之費，進清仁，黜貪虐，介損永安鈞盾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天下何私家之有。」

益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

漢書王莽傳 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溥開諸倉以賑贍之，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悉聽之，勿令出稅。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如今豪吏猾民辜而擯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易不云乎？「損上益下，民說無疆。」

樹達按：莽傳云：長安國由爲莽講易祭酒。又後漢書徐防傳云：祖父宜以易教授王莽。

魏志齊王芳傳 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爲？」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說苑尊賢篇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蔡邕集明堂月令論 易正月之卦曰益。其經曰：「王用享於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

夫

夫，揚於王庭。

漢書藝文志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夫。」夫揚於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

說文解字序 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久，萬品以察，蓋取諸夫。夫，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敷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

九四：臀無膚，其行次且。

新序雜事篇五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蟬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臂無膚，其行趑趄』，此之謂也。」

姤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後漢書魯恭傳 恭上疏：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

樹達按：惠棟云：釋文「誥四方」，鄭玄、王肅皆作「詰四方」。詰，止也。與魯恭合。東觀書自作詰；後人習於王弼之學，改詰爲誥，非後漢本文也。

萃

萃：亨，王假有廟。

後漢書楊秉傳 秉上疏：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後漢紀二十一桓帝紀同。

樹達按：秉傳云：秉明京氏易。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說苑指武篇〕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升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中論脩本篇〕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基昇正之寒；黃蘆之萌，以兆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修德始乎筭卯，終乎飴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

困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說苑雜言篇〕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飢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懼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說，授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公霸心生于莒，勾踐霸心生于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言也！語不云乎？『三折」

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丘之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昔昔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蹇之及煖，煖之及蹇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後漢書郎顗傳：『顗條便宜云：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

樹達按：顗傳云：顗父宗學京氏易，顗少傳父業。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中論修本篇：『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變數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左傳襄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公之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之大過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無所歸也。」崔子曰：「螫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

韓詩外傳卷六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於殽，疾據五穀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勾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寧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

井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史記屈原傳 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潛夫論釋難篇 是故賢人君子既憂民，亦爲身作。夫蓋滿於上，沾溥在下；棟折榱崩，懼有厥患。故大屋移傾，則下之人不待告令，各爭共柱之，仁者兼護人家者，且自爲也。易曰：「王明，並受其福。」

又明忠篇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相彼鳥矣，猶求友聲。」故人君不開精誠以示賢忠，賢忠亦無以得達。易曰：「王明，並受其福。」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

中論爵祿篇 故聖人以無勢位爲窮，百工以無器用爲困。困則其資亡，窮則其道廢。故孔子栖栖而不居者，蓋憂道廢故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周易古義卷四

下經

革

論衡譴告篇

是故離下兌上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宋書禮志一引高堂隆改正朔議 按自古有文章以來，帝王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命，應乎天，從乎人。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漢書律曆志

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曆明時」，所以和人造也。

白虎通聖人篇

何以言文、武、周公皆聖人也？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易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湯與文王比方。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下言：「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又三正篇 王者改作樂，必得天應而後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應傳曰：「敬受瑞應，而王改正朔，

易服色。」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民也。」

漢紀四高祖紀論 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

風俗通三王篇 易稱：「湯武革命。」尙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著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尙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

續漢書律曆志中 見次條。

吳志孫皓傳注引陸機辨亡論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

宋書禮志一引高堂隆改正朔議 見「彖」。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漢書律曆志 見「彖傳」。

續漢書律曆志中 賈逵論曆云：「天道參差不齊，必有餘；餘又有長短，不可以等齊。治曆者方以七十六歲斷之，則餘分稍長，稍得一日。故易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言聖人必曆象日月星辰，明數不可賁數千萬歲，其間必改更，先距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宋書禮志一引高堂隆改正朔議 見「象」。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羣書治要引桓譚新論 易言「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卽以是論諱人主。

論衡佚文篇 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著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

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 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

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爲觀，大人君子以文爲操也。

風俗通正失篇 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

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爲害者，乃其政使然也。

鼎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劉歆說：「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

象曰：鼎，象也。

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應劭漢官儀 三公三人以承君，蓋由鼎有足。故易曰：「鼎，象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春秋繁露精華篇 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

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得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

漢書敘傳 班彪王命論曰：「是故驚蹇之乘，不勝千里之塗；燕雀之囑，不奮六翮之用；粟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漢紀三十平帝紀：「後漢

紀三光武紀文同。

漢紀十二武帝紀論 夫封必以功，不聞以位。孔子曰：「如有所譽，必有所試矣。」譽必待試，況於賞乎？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剭，凶。」若不勝任，覆亂鼎實，刑將加之，況於封乎？

又二十九哀紀下 王閔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

論衡卜筮篇 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潛夫論三式篇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此言公不勝任，則有渥刑也。

後漢紀三光武紀論 世祖中興，王道草昧，格天之功，實賴台輔。不徇選賢而信讖記之言，拔王梁於司空，委孫臏於上將，失其方矣。苟失其方，則任非其人，所以衆心不悅，民有疑聽，豈不宜乎？梁實負罪不暇，臏亦無所聞焉。易曰：「鼎折足，覆公餗，」此之謂也。

震

釋名釋天 卯於易爲震，二月之時雷始震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

論衡雷虛篇

夫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

漢紀二十八哀帝紀論 州牧數變易，非典也。古者諸侯之國，百里而已。故易曰「震驚百里」，以象諸侯之國也。

古文苑鄭炎對事 問者因又謂炎曰：「古者聖人封建諸侯，皆云百里，取象于雷，雷何取也？」炎曰：

「易震爲雷，亦爲諸侯，雷震驚百里。」曰：「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爲九，其數卅六；陰靜爲八，其數卅二。震，一陽動，二陰靜，故曰百里。」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中論虛道篇 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忘，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且曰：「睿聖。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

九四：震遂泥。

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大不明，國多廢。」又曰：「震遂泥，厥咎國多廢。」

艮

釋名釋天 丑於易爲艮。艮，限也。時未可聽物生，限止之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漢書李尋傳：「尋對問：『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變、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韓詩外傳卷二：「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熏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中論貴言篇：「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易曰：『艮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

漸

六二：鴻漸于磐。

漢書郊祀志：「見卷一『乾九五』條。」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藝文類聚五十七引班固擬連珠

臣聞鸞鳳養六翮以凌雲，帝王乘英雄以濟民。易曰：鴻漸于陸，其

羽可用爲儀。」

歸妹

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劉向說：雷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左傳僖十五年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血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豐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中論爵祿篇 故舜爲匹夫，猶民也；及其受終於文祖，稱曰「予一人」，則西王母來獻白環。周公之爲諸侯，猶臣也；及其踐明堂之祚，負斧戩而立，則越裳氏來獻白雉。故身不尊則施不光，居不高則

化不博。易曰：『豐亨，無咎，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身尊居高之謂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列女傳仁智篇 武王伐隨，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祿厚，施鮮而得多。

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蕩，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毋

虧，王葬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君子謂鄧曼爲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

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

說苑敬慎篇 見卷三「損卦」題下。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漢書五行志下之下 劉歆說：『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于三經。於易，在

『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趨馬、師氏，咸

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

又玉商傳 張匡上書云：『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

人家內女。執左道以亂政，經罔，諄大臣節，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易曰：『日

中見沬，則折其右肱。』

樹達按：『釋文云：『沬，鄭作昧』，與漢書所引合。』王莽傳云：『迺者日中見昧』，亦作昧。

又元后傳 王鳳上疏：『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闔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左傳宣六年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言之離，弗過之矣。」杜注：「豐上六變而爲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當，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闔其戶，闔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歲，必滅亡。間一歲，鄭人殺之。」

新語思務篇 爲善者寡，爲惡者衆。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闔其戶，闔其無人。」

淮南子泰族訓 故守不待渠壅而固，攻不待衝墜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瑯伯玉以其仁事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覩其戶，闔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

論衡藝增篇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覩其戶，闔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

公羊傳莊四年何休注 有而無益於治曰無，猶易曰「闔其無人」。

魏志楊阜傳 阜上疏曰：「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修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闔其戶，闔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爲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

旅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風俗通怪神篇 見卷二「否其亡其亡」條。

漢紀十六昭帝紀論 荀悅曰：「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紂自絕於天』，易曰『斯其所取災』，言自取之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桑谷有戴焚其巢。男子孫通等聞山中羣鳥戴鵲聲，往視，見巢焚，盡墮地中，有三戴鵲燒死。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平以聞。戴色黑，近黑祥，貪虐之類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泰山，岱宗，五嶽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天戒若曰：勿近貪弱之人，聽其賊謀，將生焚巢自害其子絕世易姓之禍。其後趙蜚燕得幸，立爲皇后，弟爲昭儀，姊妹專寵。聞後宮許美人、曹偉能生皇子也，昭儀大怒，令上奪取而殺之，皆并殺其母。成帝崩，昭儀自殺，事乃發覺，趙后坐誅。此焚巢殺子後號咷之應也。一曰：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成易姓之禍云。京房易傳曰：「人君暴虐，鳥焚其舍。」

又外戚孝成許皇后傳：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城。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漢紀二十五成帝紀文同。

巽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漢書王莽傳：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厥，亡其黃鉞。零士房揚素狂直，迺哭曰：「此經所謂喪其資斧者也。」後漢紀光武紀一文同。

樹達按：資斧，子夏作齊斧，此與之合。

兌

釋名釋天 酉於易爲兌。兌，說也。物得備足，皆喜說也。

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 輅又曰：「兌爲喪車。」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後漢書宦者呂強傳 強上疏云：「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

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魏志王肅傳 肅上疏曰：「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爲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雨水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蔡邕集正交論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旣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

渙

六四：渙其羣，元吉。

呂氏春秋恃君覽召類篇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

久也？」史獸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說苑奉使篇，史獸作史鰌，餘同。

九五：渙汗其大號。

漢書劉向傳 向上封事：「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

節

天地節而四時成。

後漢書荀爽傳 爽對策云：「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修約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

樹達按：爽著易傳，見本傳。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潛夫論浮侈篇 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治，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

魏志齊王芳紀 見卷三「益彖傳。」

九五：甘節，吉，往有尙。

吳志虞翻傳：關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犧，可與東方朔爲比矣。」

中孚

中孚：豚魚吉。

新序雜事篇四：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旦，召問之，曰：「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爲公家隸，臣得而爲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爲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人君苟能至誠動於內，萬民必應而感移。堯、舜之誠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風，鳳麟翔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魚吉」，此之謂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藝文類聚九十九引王肅賀瑞應表：伏承祖廟文昭廟魚生于鼎。臣聞易中孚彖曰「信及豚魚」，言中和誠信之德下及豚魚，則無所不及。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後漢紀二十漢帝紀：是歲，梁冀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冀以問掾朱穆。穆對曰：「易稱『利涉大川，乘木

舟虛，災異記曰：『利涉大川，濟渡萬民也。』舟船所以濟渡萬民不絕；遊戲船覆者，天誡將軍，以爲有德宰相當濟渡萬民於難，不可長念樂身務遊戲而已。」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後漢書魯恭傳 恭議奏曰：『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爲虧，況於衆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新書春秋篇 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畜，節於身而弗衆也。王與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燕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售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春樂者不相杵；婦女扶珠璣，丈夫釋玦軒；琴瑟無音；昔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

又君道篇 文王忘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臺，令匠規之，民聞之者靡裹而至，問樂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

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鱉，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

淮南子秦族訓 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驎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燧未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噉矣；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小過

小過：亨，利貞。

淮南子汜論訓 故小謹者無成功，嘗行者不容於衆；體大者節疏，蹢距者舉遠。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

既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

漢書殷助傳 淮南王安上書云：「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漢紀十武帝紀文略同。

樹達按：象傳云「三年克之，億也」，卽此說所本。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禮記坊記篇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鹽鐵論孝養篇 文學曰「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

說苑反質篇 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自專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也。

漢書郊祀志下 杜鄴說王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機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

論衡祀義篇 難曰「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夫言東鄰不若西鄰，言東鄰牲大福少，西鄰祭少福多也。今言鬼不享，何以知其福有多少也？」曰「此亦謂修具謹潔與不謹潔也。」射殺牛祭，不致其禮；文王禴祭，竭盡其敬。夫禮不致則人非之，禮敬盡則人是之。是之則舉事多助，非之則言行見畔。見畔若祭不見享之禍；多助若祭見歡之福。非鬼爲祭祀之故有喜怒也。」

未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

戰國策秦策 黃歇說頃襄王云「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

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散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史記春申君傳、新序雜事上篇文同。〕

韓詩外傳卷八 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漢書谷永傳 永對問云：「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太厚也。」

樹達按：永傳云：永於天官、京氏易最密。

周易古義卷五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後漢書周舉傳：舉對問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

又荀爽傳：爽對策曰：『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後漢紀二十二：禮記文同。

周易正義引鄭玄六藝論：易之爲名也，一言而函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戶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

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爲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據茲三義之說，易之道廣大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漢書郊祀志 王莽奏云：「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漢書律曆志 見卷七說卦「是以立天之道」條下。

鼓之以雷霆。

風俗通聲音篇 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漢書律曆志 見卷七「說卦是以立天之道」條下。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韓詩外傳卷三 傳曰：「昔者，舜飯盆無臚，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鹿衣而整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

下，聖人寡爲，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後漢書郎顗傳：『顗對問云：『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

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周易正義引鄭玄六藝論：『見本卷上文「天尊地卑」條。』

魏志崔林傳：『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

遂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

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皋陶仕

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說苑辨物篇 孔子曰：『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

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曆，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

氛。』

一陰一陽之謂道。

說苑辨物篇 孔子曰：『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

也者，物之道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懸象著明，莫大於

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

顯諸仁，藏諸用。

漢書翼奉傳 奉上封事云：『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竊，從中甚明。故詩之爲學，性情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曆，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

富有之謂大業。

後漢書張衡傳 衡作應閏云：『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

中論藝紀篇 美育羣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蓋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

漢書王莽傳 莽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僊上天，張樂崑崙虛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終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諡矣。復以寧始將軍爲更始將軍，以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

中論脩本篇 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必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修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其嚮道，止則隅坐，行則駘乘，上懸乎冠綬，下繫乎帶佩，晝也與之游，夜也與之息。此盤銘之謂『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潛夫論相列篇 見卷六下繫「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條。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劉歆上山海經表 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賢聖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嘗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皇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爲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竇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爲奇，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說苑君道篇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

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八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愷爾出詔，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愷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漢書五行志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

羣書治要引桓譚新論 夫言行在於美善，不在於衆多。出一美言美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違之，可不慎乎？故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所以動天地者也。」羣書治要引崔寔政論 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下也。」仲尼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今官之接民，甚多違理，苟解面前，不顧先哲。作使百工，及從民市，輒設計加以誘來之；器成之後，更不與直。老弱凍餓，痛號道路；守關告哀，終不見省。歷年累歲，乃纔給之。

潛夫論本訓篇 見卷一「乾象傳時乘六龍以御天」條。

魏志鍾會傳注引會母傳 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己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以往，足爲君子矣。」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漢書王吉等傳贊：『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

後漢書郎顗傳：『顗對問云：「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

又周變等傳序：『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減寶以迷國。』

風俗通十反篇：『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新語辨惑篇：『至於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爲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羣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別是非也，況於闇昧之事乎？」易曰：』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羣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

說苑敬慎篇：『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室』

家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後漢書列女曹世叔妻傳 班昭作女誡云：「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

初六，藉用白茅，無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

魏志鍾會傳注引會母傳 見本卷上文「鳴鶴在陰」條。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說苑復恩篇 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尙必報。是故臣勞勩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收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魏志鍾會傳注引會母傳 見本卷上文「鳴鶴在陰」條。

德言盛，禮言恭，

吳志呂岱傳 張承與岱書曰：「昔旦、夷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勳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挾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

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說苑敬慎篇 見卷三「損卦」題下。

不出戶庭，無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潛夫論斷訟篇 今一歲斷獄，雖以萬計，然辭訟之辯，鬪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

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給也。舜勅龍以讞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慎己喉舌，以

玄示民。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魏志鍾會傳注引會母傳 見上文「鳴鶴在陰」條。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漢書劉向傳 向上封事云：「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

不深圖，不可不早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又師丹傳 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

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

身，宜下廷尉治。」

羣書治要引杜恕體論君篇 夫徇名好術之主，又有惑焉。皆曰：「爲君之道，凡事當密。人主苟密，

則羣臣無所容其巧，而不敢怠于職。」此卽趙高之教二世不當聽朝之類也；是好乘高履危而笑先僵

者也。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易稱「機事」，不謂凡事也；不謂宜共而獨之也，不謂釋公而行

私也。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

盜思奪之矣。

漢書董仲舒傳

仲舒對策云：「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

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

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漢紀十二武帝紀略同。

續漢書輿服志

自是諸侯宮縣樂食，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儼大武；大夫臺門，旅樹反

坫，繡黼丹朱中衣，纁篋朱紱，此大夫之僭諸侯禮也。詩刺「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傷其敗化。」易說

「負且乘，致寇至」，言「小人乘君子器，盜思奪之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
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
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漢書律曆志上

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

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

事成敗，易吉凶之効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

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

也；四時，四也，合而爲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

著以爲數。以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扚兩

之，是爲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以能生吉凶。故易曰：「天

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并終數爲十九，易窮則變，故爲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爲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爲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爲會月。九會而復元，黃鍾初九之數也。

論衡卜筮篇 天道稱自然無爲。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爲以應人也。案：易之文，觀揲著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掛數耳。豈云天地合報人哉？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

後漢書方術傳序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尙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事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漢書藝文志 見本卷後文「探賾索隱」條。

潛夫論卜列篇 見本卷後文「是故著之德圓而神」條。

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桓階等奏曰：『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師期而大號已建；舜受大麓，桑陰未移而已陟帝位；皆所以祇承天命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節爲貴，必道信於神靈，符合於天地而已。』易曰：『其受命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漢書律曆志上 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漢書律曆志 見本卷上文「大衍之數五十」條。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劉廙等奏曰：「臣等聞聖帝不違時，明主不逆人，故易稱『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

潛夫論卜列篇 天地開闢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有招召，命有遭隨，吉凶之期，天難謫斯。聖賢雖察不自專，故立卜筮以質神靈。孔子稱「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又曰「君子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而響」。是以禹之得皋陶，文王之取呂尚，皆兆告其象，卜底其思，以成其吉。

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漢書五行志下之下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故聖王在上，總命羣賢，以亮天功，則日之光明，五色備具，燭爛亡主；有主則爲異，應行而變也。色不虛改，形不虛毀，觀日之五變，足以

監矣。故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此之謂也。

又見卷四「豐九三」條。

又李零傳：『尋對問：『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曖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雪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

白虎通日月篇：『日月所以懸晝夜者何？助天行化，照明下地。故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風俗通窮通篇：『易稱『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漢書貨殖傳：『見卷二「泰大象」條。』

後漢書謝安傳：『謝作達旨云：『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

探蹟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漢書藝文志 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齋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時以爲刺。

白虎通蓍龜篇 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垂事決疑，亦不自專。尚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新書明誠篇 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錄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

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

說苑辨物篇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威於雒雒暴風之變，修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見，蝗蟲蔽天，冬雷夏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焚惑守心，星弗太角，太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天變動於上，羣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漢書五行志上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爲虞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

又藝文志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

秦，凡百篇，以爲之序，言其作意。

後漢書鄧顒傳

顒條便宜云：「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後星北，東去四

度，北旋復還。

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

又揚賜傳

賜書對問曰：「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

今復投蜺，可謂執矣。」案春秋職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

山，管仲陳桓公毋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

又宦者傳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

續漢書天文志上 見卷六下繫「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條。

後漢紀十明帝紀

本志稱「昔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然則天地設位而星

辰運度備矣。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星官之書，始自黃帝。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

地。唐虞之時，則羲和氏掌焉。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有史佚，皆職典預觀成敗以佐時政者也。

又十五篇帝紀 詔曰：「易稱『天垂象，聖人則之。』又云：『聖人之情見於辭。』然則文章之作，將以幽

讚神明，變暢萬物。」

風俗通十反篇

周舉爲朱俱創章曰：「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

月庚辰，今月丙辰，通熒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併，移時乃出。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

聞聖德之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

又山澤篇 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

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見卷二「賁彖傳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條。

藝文類聚五十一引魏文帝冊孫登文 蓋河、洛寫天意，符讖述聖心，昭晰著明，與天談也。故易曰：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漢書武五子傳贊 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爲「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干戈，非以爲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車千秋指明疊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潛夫論慎微篇 德輶如毛，爲仁由己。莫與併蠶，自求辛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吉無不利也。」亮哉斯言，可無思乎！

又巫列篇 嘗觀上記，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曆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最却凶災而致福善之本也。

後漢書杜林傳論 夫威彊以自御，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己，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事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

有不經矣。

後漢紀二十一桓帝紀論 袁宏曰：「寇榮之心，良可哀矣。然終至滅亡者，豈非命也哉！性命之致，古人豈肯明之，其可略言乎？」易稱「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然則順之與信，其天人之道乎？得失存亡，斯亦性命之極也。夫向之則吉，背之則凶，順之至也；推誠則通，易慮則塞，信之極也。故順之與信，存乎一己者也；而吉凶通塞，自外而入。豈非性命之理致之由己者乎？」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漢書劉向傳 向上奏云：「今日食亢廬，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說卦指爻，而復說義。」

申鑒雜言下篇 見卷一「乾象乾道變化」條。

魏志管輅傳注引輅別傳 輅言：「夫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

周易正義引鄭玄六藝論見前「天尊地卑」條。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漢書藝文志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

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

周易古義卷六

繫辭下傳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後漢書范升傳 升上奏云：「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周易正義引鄭玄六藝論 見卷五「天尊地卑」條。

聖人之情見乎辭。

論衡佚文篇 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

又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

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

申鑒雜言下篇 見卷一「乾卦乾道變化」條。

後漢紀十五 廢帝紀 見卷五「繫辭上天垂象」條。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漢書食貨志 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棊，楮選有無，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後漢書蔡邕傳 邕作釋誨云：「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尹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轡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養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

魏志高堂隆傳 隆上疏切諫曰：「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

軍書治要引陸景典語 爵祿賞罰，人主之威柄，帝王之所以爲尊者也。故爵祿不可不重。重之則居之者貴，輕之則處之者賤。居之者貴，則君子慕義；取之者賤，則小人覲覲。君子慕義，治道之兆；小人覲覲，亂政之漸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故先王重於爵位，慎於官人。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漢書食貨志 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響，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

後漢書梁統傳 統上疏云：「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爲務，政

理以去亂爲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剝肌之法。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漢書律曆志 太昊帝，易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包犧氏繼天而王，爲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爲帝太昊。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包犧氏。炎帝，易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雖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爲炎帝。教民耕耨，故天下號曰神農氏。

又藝文志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附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白虎通爵篇 何以皇亦稱天子也？以其言天覆地載，俱王天下也。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又聖人篇 何以知帝王聖人也？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又曰：「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文俱言作，明皆聖人也。

樹達按：今王弼本作包犧氏，集解引虞翻本作庖犧，又引鄭注本作包犧，與王弼同。易釋文引孟喜

古文原本及京房章句本皆作伏戲氏。漢志及白虎通引文皆與彼異。

潛夫論相列篇時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類，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易之說卦，巽爲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人有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爲憲則也。

後漢書荀爽傳

爽陳便宜云：「今漢承秦法，設尙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

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于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睹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雌，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莖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

風俗通三皇篇

隨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

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爲網罟，以佃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敘二皇，不及逐人。逐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大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後漢書天文志上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

又輿服志下

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羣翟之文，榮華之

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爲服。見鳥獸有冠角，頽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綬，以爲首飾。凡十二章。故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黃。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

漢書律曆志 黃帝，易曰：「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爲土德；與炎帝之後戰於阪泉，遂王天下。始垂衣裳，有軒冕之服，故天下號曰軒轅氏。

白虎通號篇 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也。」易曰：「黃帝、堯、舜氏作。」

又聖人篇 見本卷上文「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條。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漢書武帝紀 詔曰：「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鹽鐵論本議篇 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

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

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

風俗通三皇篇 見本卷上文「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條。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後漢書馮衍傳 衍說廉丹云：「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于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于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白虎通衣裳篇 所以名爲衣裳何？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閉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論衡自然篇 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爲，正身共己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爲也。

魏志高貴鄉公紀 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爲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爲衣裳以濟時變也。』

後漢書輿服志下 見本卷上文「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條。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鹽鐵論險固篇 君子爲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修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虜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尙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民以水相驚者，陰氣盛也。小女而入宮殿中者，下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官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壓弧之祥。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是時，帝母王太后弟鳳始爲上將，秉國政，天知其後將威天下而入官室，故象先見也。其後，王氏兄弟父子五侯秉權，至莽卒篡天下，蓋陳氏之後云。

又藝文志：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

又王莽傳：莽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爲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百二十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十人，校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五百人，候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應協於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後漢書百官志五注引應劭漢官儀：蓋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尙矣。易稱「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漢書劉向傳：向上疏云：「易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減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

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

白虎通崩薨篇 葬於城郭外何？死生別處，終始異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絕孝子之思慕也。

又 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亡不可復得見也。尚書曰「武王既喪」，喪禮經曰「死於適室」。知據死喪者稱喪也。生者哀動之亦稱喪。禮曰「喪服斬衰」。易曰「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孝經曰「孝子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

後漢書趙咨傳 咨遺書勅子云：「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既已消仆，還合養土。土爲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濕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適有掩骼埋堊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葬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黃帝始。」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祭，蓋取諸夫。

漢書藝文志 見卷三「夫夫揚於王庭」條。

白虎通五經篇 春秋何常也？則黃帝以來。何以言之？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祭」。後世聖人，謂五帝也。

論衡齊世篇 語稱上世之人質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時，結繩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治之驗也。故夫宓犧之前，人民至質朴；至宓犧之時，人民頗文，故宓犧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人民文薄，八卦難復因襲，故文王衍爲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後漢書仲長統傳 統著昌言損益篇云：『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于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

樹達按：「臣」字與易文「民」字異，蓋唐人避太宗諱所改，非異文。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史記太史公自序 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云：『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漢書藝文志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後漢書郎顗傳 見卷五「上繫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條。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後漢書郎顗傳 顗拜章云：『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見卷一「乾卦文言雲從龍」條。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文獻通考二百八引子思子 見卷一「乾卦文言元者善之長也」條。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許沖進說文表 臣伏見陛下神明盛德，承遵聖業，上考度于天，下流化于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萬國咸寧，神人以和」。猶復深惟五經之妙，皆爲漢制，博采幽遠，「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尚，苟有可以加于國者，靡不悉集。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

說苑指武篇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鄆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侯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太平御覽六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 魏曹彥復肉刑議曰：「嚴刑以殺，犯之者寡；刑輕易犯，蹈惡者多。臣謂玩常苟免，犯法乃衆；黜刑彰刑，而民甚恥。且創黜刑，見者知禁；彰罪表惡，亦足以畏。所以易曰『小懲大戒』，豈蹈惡者多耶？」

通典百六十八引李勝難夏侯太初肉刑論 易曰：「履校滅趾，無咎。」仲尼解曰：「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滅趾謂去足，爲小懲明矣。

又引夏侯玄答李勝難肉刑論 聖賢之治也，能使民遷善而自新。故易曰：「小懲而大戒。」陷夫死者，不戒者也。能懲戒則無刻截，刻截則不得反善矣。

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蜀志姜維傳注引晉陽秋：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於今傷之。盛以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由，士衆鮮少，雖進不能奮節，縣竹之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逆順之間，希達情於難冀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冀理外之奇舉，不亦闕哉！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

漢書谷永傳：永對上問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疏云：「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

說苑指武篇 見卷三「萃卦大衆傳」條。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潛夫論忠貴篇：季世之臣，不思順天，而時主是諛，謂破敵者爲忠，多殺者爲賢。白起、蒙恬，秦以爲

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此等之儔，雖見貴於時君，然上不順天心，下不得民意，故卒泣血號咷，以辱終也。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

樹達按：「力少」之「少」，與唐石經合；今本作「小」，與上文「知小」複，誤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漢書楚元王傳 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著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

後漢書朱穆傳論 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爲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與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鵲朋」之謠。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紆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

又韓梭傳 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尙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梭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而止。

又陳寵傳：「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後漢紀十五 漢書紀周。

後漢紀二十九 獻帝紀：「袁滌少與弟徽俱以德行稱。是時漢室衰微，天下將亂，徽與徽閉居，從容謀安身避亂之地。徽曰：『古人有言：知幾其神乎！』見幾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已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之興，多患衆矣，徽將遠蹈山海以求免乎。」乃避地至交州。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中論虛道篇：「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辯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魏志司馬朗傳注：孫盛曰：「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法，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白虎通嫁娶篇：「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爲性情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倫之始，莫若夫婦。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淳；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陰陽。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

周易正義引鄭玄六藝論 見卷五「天尊地卑」條。

異以行權。

申鑒時事篇 赦令，權也。或曰：有制乎？曰：權無制。制其義不制其事。異以行權，義制也。權者，反經無事也。問其象，曰：無妄之災，大過凶，其象矣。不得已而行之，禁其屢也。曰：絕之乎。曰：權曰宜，弗之絕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

周易正義引鄭玄六藝論 見卷五「天尊地卑」條。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

潛夫論夢列篇 且凡人道，見瑞而修德者，福必成；見瑞而縱恣者，福轉爲禍。見妖而驕侮者，禍必成；見妖而戒懼者，禍轉爲福。是故太姒有吉夢，文王不敢康吉，祀於羣神，然後占於明堂，並拜吉夢，修省戒懼，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虢公夢見蓍收賜之上田，自以爲有吉，囚史歸，令國賀夢，聞憂而喜，故能成凶以滅其封。易曰：「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凡有異夢感心，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氣色，無問善惡，常恐懼修省以德迎之，乃其逢吉，天祿永終。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漢書藝文志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後漢書方術傳序 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核或同。若乃時之失愚，書之失輕，然則數術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時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詘，斯深於書者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魏文帝答董巴等令云：「凡斯皆宜聖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瑞雖彰，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當之！」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

漢紀六高后紀論 故堯、湯水旱者，天數也；洪範咎徵，人事也；魯僖澍雨，乃可救之應也；周宣旱應，難變之勢也；顓、冉之凶，性命之本也。猶天迴日轉，大運推移，雖日遇禍，福亦在其中矣。今人見有不移者，因曰：「人事無所能移。」見有可移者，因曰：「無天命。」見天人之殊遠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氣流通者，人共事而同業；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終始。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異也。「兼三才而兩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有同有異，據其所以異而責其所以同，則成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弊矣。

又十三武帝紀論 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也。過則有故，氣變而然也。

占事知來。

漢書藝文志：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旌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古凶，蓋參卜筮。爰彖以情言。

申鑒雜言下篇 見卷一「乾卦彖傳乾道變化」條。

周易古義卷七

說卦傳

參天兩地而倚數。

漢書律曆志

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

三，又二十五分之六。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漢紀六高后紀論

且夫疾病有治而未廖，廖而未平，平而未復，教化之道，有教而未行，行而未成，

成而有敗；故氣類有動而未應，應而未終，終而有變，遲速深淺，變化錯於其中矣。是故參差而均

矣。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凡三勢之數，深不可識，故君子盡心力焉以任天命。易曰：「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其此之謂乎？

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漢書律曆志

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

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鐘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楸之於未，令種剛強大，故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楸之於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棟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族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宓戲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

潛夫論釋難篇 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即學又耕之本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漢紀成帝紀論 經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紀，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之節，在於四時五行；仁義之大體，在於三綱六紀。上下咸序，五品有章；淫則荒越，民失其性。于是在上者則天之經，因地之義，立度宣教，以制其中。施之當時，則爲道德；垂之後世，則爲典經，皆所以總統綱紀，崇立王業。

後漢紀十八順帝紀 馬融對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夫陰陽剛柔，天地所以立也。取仁于陽，資義于陰，柔以施德，剛以行刑。各順時月，以厚羣生。」

又二十二桓帝紀 劉淑對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

釋名釋形體 人，仁也；仁，生物也。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

漢書郊祀志 王莽奏云：「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

風俗通山澤篇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由立五嶽，設三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尚書「威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易稱「山澤通氣」，禮「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故積其類曰山澤也。

藝文類聚七引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銘 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然山莫尊于嶽，澤莫盛于瀆。山嶽有五而華處其一，瀆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也至矣。

雷以動之，雨以潤之。

後漢書郎顗傳 見卷二「豫卦大象」條。

帝出乎震。

蔡邕獨斷 易曰：「帝出乎震。」震者，木也，言宓戲氏始以木德王天下也。

漢紀一高祖紀 及至劉向父子，乃推五行之運，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於漢宜爲火德。其序之也，以爲易稱「帝出乎震」，故太皞始出于震，爲木德，號曰伏羲氏。

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蔡邕集明堂月令論「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

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

申鑒時事篇「天子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朝國家之大事也。宜正其儀以明舊典。

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 見卷一「乾文言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條。

乾爲馬。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見下「乾爲天」條。

坤爲牛。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於易，坤爲土，爲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思心氣毀，故有牛禍。

通典四十四引秦靜臘用日議 見卷一「坤象」。

巽爲雞。

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於易，巽爲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爲威儀。貌氣毀，故有雞禍。

坎爲豕。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於易，坎爲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

兌爲羊。

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劉歆貌傳曰：有羊禍。於易兌爲羊，木爲金所病，故致羊禍，與常雨同應。

兌爲口。

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於易兌爲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禍。

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於易，乾爲君，爲馬。馬任用而驕力。君氣毀，故有馬禍。

魏志高貴鄉公紀 帝又問：「乾爲天，而復爲金，爲玉，爲老馬，與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

坤爲地，爲母。

漢書杜鄴傳 見卷一「坤卦」題條。

震爲雷。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史記秦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劉向以爲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是歲，陳勝起，天下畔，趙高作亂，秦遂以亡。一曰，易震爲雷，爲貌不恭也。

古文苑鄭炎對事 見卷四「震象」條。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劉向以爲於易，巽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

風俗通祀典篇 周禮：「以柳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易：「巽爲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

爲多白眼。

潛夫論相列篇 見卷六「下繫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條。

坎爲水。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

漢書五行志上 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

又中之下 於易，剛而包柔爲離，離爲火，爲目。羊上角下隲，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禍。

序卦傳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

人物志釋爭篇 見卷一「訟彖傳」條。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後漢書崔駰傳 見卷五「繫辭上備物致用」條。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淮南子繆稱訓 動而有益，則損隨之。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漢書藝文志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

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後漢書荀爽傳 見卷五「上繫天尊地卑」條。

蜀志先主甘后等傳評 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

吳志孫皓傳注引漢晉春秋 晉文王與皓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

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

又虞翻傳注引翻別傳 翻又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曰：「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

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

周易古義點校後記

此次整理先師楊遇夫先生周易古義，以中華書局初印本爲底本。其中句讀、卦畫之誤，文字之譌，悉已校訂。其疑而未定者有二，謹列於左方：

卷二第三二頁，謙引潛夫論遇利篇：「故以仁義□於彼者，天賞之於此。」空格程榮本作費。

卷三第五六頁，羣書治要引桓範世要論諫爭篇：「若託物以風喻，微生而不切。」日本人細井德民校勘羣書治要云：「生疑言。」

博雅君子，幸譌正之！

一九八四年五月受業易祖洛謹識

老子古義



老子古義自序

民國六載，南北交關。余居家園，適爲兩方爭權之地。一日，南帥宵去。明旦，余出門，則見商肆廢局，居民扶老攜幼，婦女攜將筐篋謀避地者絡繹於道。號呼之聲，慘不忍聞。余時痛極，心念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之語。私謂命世哲人，早知此矣！故曰：「兵者不祥之器。」自是學校閉門，絃誦輟響。余感念既深，復多暇晷，乃取韓非解老喻老、淮南道應諸篇，手自彙錄，繼復搜檢諸子古史之說老子者，附益之，合爲一帙，凡五十日而錄竟。以余舊有周易古義，是篇體式不違，遂名曰老子古義。去歲，卽園先生北來，將稿請益，猥以合於仲尼述而不作之旨，頗蒙贊許。余亦念刑名源於道德，秦漢時儒者類多服習老氏，則是編雖成於一時之感奮，而於學術源流，庶幾無悖。故取付書坊，印而布之。自知倉卒集事，容有遺脫，補苴罅漏，期諸他日云爾。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卅一日，長沙楊樹達遇夫自序於北京都城隍廟街寓廬。

是書印行後，續得漏義九十事。茲四版付印，特增入焉。其他亦略有刪移，下卷篇幅尤夥，遂析之爲二，凡爲書上中下三卷。舊著有漢代老學者考一篇，亦附於後云。十七年一月十一日，遇夫記于北京六鋪炕寓廬之積微居。

老子古義目錄

老子古義自序

老子古義卷上

一章(一) 二章(三) 三章(六) 四章(八) 五章(九) 六章(二〇) 七章(二一)
八章(二二) 九章(二二) 十章(二三) 十一章(二四) 十二章(二五) 十三章(二六)
十四章(二七) 十五章(二八) 十六章(二九) 十七章(三〇) 十八章(三一) 十九章(三二)
二十章(三三) 二十一章(三四) 二十二章(三五) 二十三章(三六) 二十四章(三七)
二十五章(三八) 二十六章(三九) 二十七章(四〇) 二十八章(四一) 二十九章(四二)
三十章(四三) 三十一章(四四) 三十二章(四五) 三十三章(四六) 三十四章(四七)
三十五章(四八) 三十六章(四九) 三十七章(五〇)

老子古義卷中

三十八章(五一) 三十九章(五二) 四十章(五三) 四十一章(五四) 四十二章(五五)
四十三章(五六) 四十四章(五七) 四十五章(五八) 四十六章(五九) 四十七章(六〇)
四十八章(六一) 四十九章(六二) 五十章(六三) 五十一章(六四) 五十二章(六五)

五十三章(六) 五十四章(七) 五十五章(九) 五十六章(十) 五十七章(十一)

老子古義卷下..... 104

五十八章(十二) 五十九章(十三) 六十章(十四) 六十一章(十五) 六十二章(十六)

六十三章(十七) 六十四章(十八) 六十五章(十九) 六十六章(二十) 六十七章(二十一)

六十八章(二十二) 六十九章(二十三) 七十章(二十四) 七十一章(二十五) 七十二(二十六)

七十三章(二十七) 七十四章(二十八) 七十五章(二十九) 七十六章(三十) 七十七章(三十一)

七十八章(三十二) 七十九章(三十三) 八十章(三十四) 八十一章(三十五)

漢代老學者考..... 105

老子古義點校後記..... 111

老子古義卷上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韓非子解老篇 凡理者，方圓短長纖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淮南子道應訓 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焉在？」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憚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斲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太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淮南子本經訓 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瘖說，遂不書而死者，衆矣；然天

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鑄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

淮南子汜論訓 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義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爾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文子上義篇 文略同。

文子道原篇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于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文子精誠篇 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辯說而不言；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

文子上德篇 古者被髮而無冠，頌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保而從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爲民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

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于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于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養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不制于禮樂；制物者不制于物，制法者不制于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無名，天地之始；

史記曰者傳 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黔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

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淮南子道應訓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爲曰：「子知道乎？」

無爲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

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竊，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竊，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爲之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无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文子數明篇文略同。〕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

〔文子道原篇〕夫無形大，有形細；無形多，有形少；無形強，有形弱；無形實，有形虛。有形者，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產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全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殷富有名；有名者，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雄牡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夫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

長短相較，高下相傾，

淮南子齊俗訓 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錄而無刃；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綵，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楨，抽笑踰備之姦；有詭文繁繡，弱錫羅紈，必有膏膺跣跡，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

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莊子知北遊篇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无爲謂焉。知謂无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无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丘而觀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文子自然篇 王道德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

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淮南子道應訓 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

淮南子齊俗訓 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觸不厭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裘，執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裘不御；此代爲帝者也。譬若舟、車、櫓、聲、窮廬，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實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文子自然篇文略同。

文子下德篇 人之情性，皆順賢己而疾不及人。順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即怨心生。怨爭生，即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即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淮南子齊俗訓 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爭爲僞辯，久稽而不訣，無益于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太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文子上義篇文同。）

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淮南子道應訓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期之於京臺，莊王不往。明日，子佩跣掛，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隨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蜀志秦宓傳 宓報李權書云：「今戰國反覆饑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觀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

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淮南子道應訓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左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者其難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鉤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爲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文字最明篇文略同。〕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淮南子道應訓 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咎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爲之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以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咎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咎聞之，曰：「怒者，逆德也；

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答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又略見文子下德篇。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文子自然篇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爲極；是謂天德。後漢書輿服志 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言昔者聖人與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勤，憂之勞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無天醫暴陵之災。是以天下之民敬而愛之，若親父母；則而養之，若仰日月。夫愛之者欲其長久，不憚力役，相與起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雍覆之，欲其長久也；敬之者欲其尊嚴，不憚勞煩。相與起作輿輪旌旗章表以尊嚴之；斯愛之至，敬之極也。苟心愛敬，雖報之至，情由未盡。或殺身以爲之，盡其情也；奕世以祀之，明其功也。是以流光與天地比長，後世聖人知民之憂思深大者，必覆其樂；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必受其福。故爲之制禮以節之，使夫上仁繼天統物，不伐其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莫知所謝。老子曰：「聖人不仁，

以百姓爲獨狗。」此之謂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淮南子道應訓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不藏書。」於是王壽乃焚其書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文子道原篇文略同，見上「道可道」條。

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

列子天瑞篇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文子精誠篇 老子曰：大道無爲。無爲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虛而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無聲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縣縣若存，是謂天地之根。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淮南子道應訓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

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

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

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韓詩外傳卷三文略同。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淮南子道應訓

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

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害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文子微明篇文略同。〕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功遂身退，天之道。

淮南子道應訓 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到於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文子微明篇文略同。〕

文子上德篇 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功成名遂，身退，天道然也。

漢書疏廣傳 見四十四章「知足不辱」條。

牟子理惑論 問曰：「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大辨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通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爲此德行之賤也。」牟子曰：「來春當大饑，今秋不食；黃鐘應寒，蕤賓重裘。備預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

〔牟子理惑論〕 見後十三章「何謂貴大患若身」條。

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淮南子道應訓〕 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爲乎？

〔淮南子道應訓〕 髡缺問道於被衣。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恣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髡缺繼以讎夷。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真其實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文子道原篇〕作「孔子問老子」，文略同。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莊子達生篇〕 有孫休者，隱門而詔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

遇歲，事居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讒，冒骹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

文子道原篇 天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蓄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文子上德篇 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轂，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 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

主上。懷德錄以輻數喻君臣，與文子篇同。

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文子道原篇 故有道卽有德，有德卽有功，有功卽有名，有名卽復歸於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爲利，無名以

爲用。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

莊子天地篇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懷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牟子理惑論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爲腹不爲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於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故去彼取此。

淮南子道應訓 季子治 夏父三年，而巫馬期親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爲漁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

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

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牟子理惑論 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則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莊子在宥篇 自三代以下者，匈奴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櫛卷飡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

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感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吾者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莊子讓王篇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惟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呂氏春秋仲春紀貴生篇略同。

淮南子道應訓 大王亶父居邠，瞿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瞿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瞿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文子上仁篇無太王事，餘略同。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韓非子解老篇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應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淮南子道應訓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

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又略見文子微明篇。

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十五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焉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

文子上仁篇 古之善爲天下者，無爲而無不爲也。故爲天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爲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爲天下有容者，豫兮其若冬涉大川，猶兮其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其若冰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廣兮其若谷：此爲天下容。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猶兮其若畏

四鄰者，恐自傷也；儼兮其若容者，謙恭敬也；渙兮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清明也；廣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進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廉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爲而無不爲也。

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淮南子道應訓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辨，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文子十守篇文略同。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淮南子道應訓 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篇；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

文子道原篇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幾於道矣。故曰：「致虛極也，守靜篇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

韓非子難三篇 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習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知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

淮南子主術訓 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一人被之而不寢；萬人蒙之而不褫。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爲惠者，尙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

者亟於進矣。爲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修業，不受顧於君。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文子自然篇文同。〕

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

國家昏亂，有忠臣。

〔淮南子道應訓〕 〔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乎！」〔蹇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而飲，醢，不獻，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莊子在宥篇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擾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擾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嵒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梏也，仁義之不爲桎梏繫桎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嚙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淮南子道應訓 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有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文子道原篇 見前一章「道可道」條。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二十章

絕學無憂。

文子道原篇 見前一章「道可道」條。

後漢書范升傳 升上奏云：「老子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欄達按：升傳云：升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淮南子道應訓 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王曰：

「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

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

農；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文子上仁篇文略同，作文子

問老子答。

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儼儼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牟子理惑論 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禮無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乎！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淮南子道應訓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二三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之狀哉？以此。

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

淮南子道應訓 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

其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餞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餞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

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淮南子道應訓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人物志釋爭篇 是故君子之求勝也，以推讓爲利銳，以自修爲棚櫓；靜則閉嘿泝之玄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是以戰勝而爭不形，敵服而怨不構。若然者，悔慙不存於聲色，夫何顯爭之有哉？彼顯爭者必自以爲賢人，而人以爲險詖者。實無險德，則無可毀之義；若信有險德，又何可與訟乎？險而與之訟，是桀兇而撓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險而違者訟，訟必有衆起。」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禮運按今：易違作健。〕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牟子理惑論 問曰：「道家云：堯、舜、禹、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仙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

淮南子道應訓 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

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張衡靈憲 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滓，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龐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壘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太玄，蓋乃道之實也。

文子道原篇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吾強爲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泚泚，沖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歷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

牟子理惑論 立事不失道德，猶調絃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無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幸國可以治民，獨立可

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

列子仲尼篇注引何晏無名論。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子曰：「彊爲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彊爲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者邪！夫惟無名，故可得徧以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淮南子道應訓：甯越欲干齊桓公，因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顧之衣冠而見之。甯越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韓非子喻老篇 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本，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譴；善數，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淮南子道應訓 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閉鼓折枹，弛弓絕紘，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

無繩約而不可解也。」

淮南子說山訓 夫至巧不用劍，善閉者不用闕鍵。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淮南子道應訓 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

文子自然篇 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即爲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物無棄材。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淮南子道應訓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楚市偷也，願以技齋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出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幃，使歸之於執事。」明夕，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夕，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伎無細而能無薄，

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韓非子喻老篇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莊子天下篇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敵也，故有餘，雖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拙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淮南子道應訓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閼子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

淮南子道應訓 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珏，大員百朋，玄豹黃熊青駘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樸散則爲器。
文子下德篇 老子曰：雷震之聲，可以鐘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大可觀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領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卽樸散而爲器矣。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故大制不割。

淮南子道應訓 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而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與無與也。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淮南子原道訓 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

文子道德篇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蒞天下，爲之奈何？」老子曰：「執一無爲，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執者，見小也；見小，故不能成其大也。無爲者，守靜也；守靜能爲天下正。

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贏，或挫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憚，有過失，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

漢書嚴助傳 淮南王安上書云：「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漢書嚴助傳 淮南王安上書云：「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

漢書魏相傳 相上書云：「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

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牟子理惑論 見後五十五章。

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文子微明篇 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爲不善也！

文子上仁篇 夫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而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卽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傷人，勝而勿美。故曰：死地荆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于道德，不重用兵也。」

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文子上仁篇 古之爲君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維也。深行之則厚得福；淺行之則薄得福，盡行之，天下服。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義即正一國；修禮智即正一鄉。德厚者大，德薄者小。故位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得。立在天下推己，勝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與之，不在于自取。故雌牝即立，柔弱即勝，仁義即得，不爭即莫能與之爭。故道之在于天下也，譬猶江海也。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韓非子喻老篇 楚莊王欲伐越。莊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智之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躡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

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韓非子喻老篇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文子下德篇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入者也。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三十四章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

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樂與餌，過客止。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

文子道德篇 文子問曰：「王者得其勸心，爲之奈何？」老子曰：「若江海卽是也。淡兮無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

文子道原篇 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于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匹合于天下也。布德不斲，用之不勳，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三十六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

韓非子喻老篇 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故曰：「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

蜀志許靖傳注引山陽公載記 建安十七年，漢立皇子熙爲濟陰王，懿爲山陽王，歆爲東海王。靖聞之，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莊子胠篋篇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

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賊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韓非子喻老篇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韓非子六微篇 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淮南子道應訓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劫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韓詩外傳七、說苑君

道篇文略同。

後漢書翟酺傳 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營營，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樹達按：酺傳云：酺好老子。

蜀志許靖傳注引益州耆舊傳 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父焉交通信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有連蜀之意。王商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爲唇齒。」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土美民豐，寶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由養虎，將自遺患矣。」

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文子上仁篇 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爲而無不爲也。

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淮南子道應訓 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鬭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

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道令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贅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重其家；含珠璣，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壘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老子古義卷中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韓非子解老篇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爲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有德，德則無德，不德則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新語思務篇 君子行之於幽閒，小人厲之於士衆。老子曰：「上德不德，□□□□□□虛也。」按：漸語原書缺六字，上四字當是是以有德四字。

文子上德篇 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史記酷吏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

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

史記曰者傳 司馬季主曰：「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

孔叢子雜訓篇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璣，巷哭三月，卒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牟子理惑論 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黼之冠，曲裘之飾哉！然其人稱有德，而執疣之。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韓非子解老篇 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爲無思爲虛也。夫故以無爲無思爲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今制於爲虛，是不虛也。

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韓非子解老篇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韓非子解老篇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

韓非子解老篇 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以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貌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貌情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莊子知北遊篇 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韓非子解老篇 道有積而積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韓非子解老篇 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責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韓非子解老篇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

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韓非子解老篇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禮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潛夫論釋難篇 耕種，生之本也；學問，業之末也。老聃有言：「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

後漢書朱穆傳 穆作崇厚論云：「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絕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文子上仁篇 文子問仁義禮何以爲薄于道德也？老子曰：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內，哀樂不能偏；竭府庫之財貨，不足以贍萬民；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

以爲天下貞。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耶？非乎？

戰國策齊策四 顏觸曰：「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媿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歟！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

淮南子道應訓 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汶汙

符官篇文略同，作老子語。

淮南子原道訓 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所謂志弱而事強者，柔氣安靜，藏于不敢，行于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爲號，而高者必以下爲基。」文子道原篇文略同。

文子道原篇 夫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

曰：聖人自謂孤寡。

故致數與無與。

淮南子道應訓 文見廿八章，故大制不割一條下。

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文子符言篇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于無形，行于無怠。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于無形，動于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求爲寧者，失其所寧，卽危；求爲治者，失其所治，則亂。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文子道原篇 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淮南子原道訓 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文子道原篇文同。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

史記酷吏傳 文見前三十八章「上德不德」下。

牟子理惑論 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蕤寶，被絺綌以御黃鍾，非不麗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賁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樹達按：此引老子大有而字，足證今本之誤。

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莊子寓言篇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不行不聞，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雖雖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

揚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列子黃帝篇文大同。

淮南子說林訓 的昫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文子上德篇文略同。

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韓非子喻老篇 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

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呂氏春秋先識覽樂成篇 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麤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麤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踰也。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誦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

後漢書郎顗傳 顗上書云：『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

魏志崔琰傳 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

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淮南子精神訓 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腠，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文子十守篇文略同。〕

淮南子天文訓 道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

文子上德篇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于心，草實生于莖，卵胎生于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淮南子人間訓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且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其地確而名醜，荆人鬼，越人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絀；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

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

文子符言篇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治未固于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免于無非，而急求名者必挫。故福莫大于無禍，利莫大于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

文子符言篇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淮南子原道訓 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滅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歧嶢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旤，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通，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下；遶回川谷之間，而沿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蠕委錯紵，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

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文子道原篇文略同。〕

淮南子道應訓 罔兩問於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

「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熟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文子自然篇 天地之道，無爲而備，無求而得。是以知其無爲而有益也。

說苑敬慎篇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爲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漢書藝文志有劉向說老子四篇。〕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文子精誠篇 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

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韓非子六反篇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天子，而桀未必以天子爲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

韓詩外傳九 賢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詘，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淮南子道應訓 文見前七章「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條下。

淮南子人間訓 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尙以爲未足，遂興兵伐趙。

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

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樹達按：淮南王安，厲王長之子，故諱長曰修，非是異文。

漢書疏廣傳 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

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

後漢書張霸傳 霸曰：「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
後漢書方術廖扶傳 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爲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

後漢書方術折像傳 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殫竭乎？」像曰：「昔關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家，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謝遠按：本傳云：像好黃老言。

牟子理惑論 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爲，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魏志程昱傳 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閫門不出。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莊子肱餽篇 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擯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擯亂六律，鑠絕竽瑟，塞聾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

絕鉤繩而棄規矩，擣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

淮南子道應訓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傭，繼采薪者九方壇，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邱。」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驢。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壇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韓詩外傳九 見前章。

史記劉敬叔孫通傳贊 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後漢書荀爽傳論 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爲違貞而履虎尾焉？觀其遜言還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及後潛圖董卓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遂迤也。

牟子理惑論 見前九章「功遂身退天之道」下。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呂氏春秋審分覽君守篇 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爲天下正。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

韓非子解老篇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民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唯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

韓非子喻老篇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日靜，遽傳不用。故曰：「卻走馬以糞。」

淮南子覽冥訓

故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使無事焉，惟夜行者爲能有之。故「却走馬以糞。」〔文子精誠篇同。〕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韓非子解老篇

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

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牂馬出，軍危殆

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特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韓非子喻老篇 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蟻蝨，燕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

罪莫大於可欲，

韓非子喻老篇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

韓非子喻老篇 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爲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

韓詩外傳九 見前章。

禍莫大於不知足，

韓非子喻老篇 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韓非子喻老篇 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韓詩外傳九 見前章。

咎莫大於欲得。

韓非子解老篇 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害外則苦。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憎，憎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憎於欲利。」

韓非子喻老篇 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憎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韓非子喻老篇 邦以存爲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

韓詩外傳九 見前章。

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韓非子喻老篇 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

實也。

韓非子喻老篇：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頤，血流至於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淮南子道應訓文略同。

呂氏春秋審分覽君守篇：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流藏而實莫得窺乎！鴻範曰：「惟天陰隲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彊識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

淮南子精神訓：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沿蕩而不休矣；血氣沿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邱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豈直禍福之閒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

文子十守篇文大同。

淮南子主術訓

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載之。

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馱。

文子精誠篇 精神越于外，智慮蕩于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而所遺者近。故不出于戶以知天下，不窺于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于內，神氣動于天也。此文本淮南子道應

訓。彼文與前引韓非喻老文大同，故未錄。

文子下德篇 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即無不成也。千人之衆無絕糧，萬人之羣無廢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韓非子喻老篇 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

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莊子知北遊篇 見三十八章「故失道而後德」條下。

後漢書范升傳 升上奏曰：「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按：升傳云，升

習老子。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

牟子理惑論 辟穀之法，數千百術。行之無效，爲之無徵，故廢之耳。觀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歲間，各自殞沒。所以然者，蓋由絕穀不食而啖百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樽，精亂神昏，穀氣不充，耳目昏迷，姪邪不禁。吾問其故何？答曰：「老子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徒當日損耳。」然吾觀之，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而死矣。無爲而無不爲。

淮南子原道訓 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知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文子道原篇文略同。〕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文子自然篇 古之善爲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爲以成其大，窵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爲天下谿谷，其德乃足。無爲，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事。

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歛歛，爲天下渾其心，聖人皆孩之。

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韓非子解老篇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十有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韓非子解老篇 凡民之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淮南子精神訓 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心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修得生也。文子十守篇文略同。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韓非子解老篇 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

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兇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被甲兵。」遠諸害，故曰：「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淮南子詮言訓 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任智，則人與之訟；任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兇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

鹽鐵論世務篇 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自至。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干戈閉藏而不用。」老子曰：「兇無所用其角，螫蟲無所輸其毒。」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老子理惑論 老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趨，吉凶之所往。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淮南子道應訓 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因獻十珥而美其一。且曰：「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說，遂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文子上禮篇 爲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趨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激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

韓非子喻老篇 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銅，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莧

菽蕢，則必施象豹胎；施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邱，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淮南子道應訓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守柔曰強。

韓非子喻老篇 句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晉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爲習常。

淮南子道應訓 見後五十五章「知和曰常」條。

牟子理惑論 見「上既知其子」條。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韓非子解老篇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

韓非子解老篇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脫。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

韓非子喻老篇

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

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絕。」孫叔敖之謂也。

淮南子主術訓 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有爲則讒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者不拔。

文子上仁篇 人君之道，無爲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爲即讒，有好即諛；諛即可奪，諛即可誘。夫以建而制于人者，不能持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

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韓非子解老篇 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眞者，慎之固也。治家者，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淮南子道應訓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

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唐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文子上仁篇文略同，作文子問老子答。〕

〔文子微明篇〕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聽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裡，然後可移于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蟄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淮南子道應訓〕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奈何？」詹子曰：「重生，

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

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

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文子下德篇文略同，彼作老子語。〕

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牟子理惑論〕

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早已。」惟有得道者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亦不

癩，不癩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爲大患焉。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莊子知北遊篇

見二章「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條下。

淮南子道應訓

見二章「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條。

牟子理惑論

見九章「功遂身退天之道」條。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尹文子大道下篇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

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己無事焉。己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彊。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

文子上禮篇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爲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于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

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爲奇。奇靜爲躁，奇治爲亂，奇飽爲飢，奇逸爲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衡無數。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淮南子道應訓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濯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濯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濯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在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文子微明篇文略同，作文子問老子答。

文子道原篇 聽失于非譽，目淫于彩色；禮意不足以放愛，賊心可以懷遠。故兵莫憚乎志，鎮鄣爲下；寇莫大于陰陽，而枹鼓爲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于山，小寇遯于民間。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史記酷吏傳 見前三十八章「下德不德」條。

後漢書東夷傳論 昔箕子遠褒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

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耳。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文子道原篇 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于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于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反己。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于樂不忻忻，其于憂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擊于物而繫于俗。故曰：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文子微明篇 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爲而民自化。

鹽鐵論周秦篇 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

老子古義卷下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淮南子道應訓：「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文子上禮篇文略同，彼皆作老子語。〕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

呂氏春秋季夏紀制樂篇：「故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其吏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衆人焉知其極！」

韓非子解老篇：「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

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天，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倚賴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諡人曰：「孰知其極？」

文子微明篇 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爲善，即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即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說苑敬慎篇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樹達按：其，豈也。善復爲妖上疑脫其無善三字。人之迷，其日固久。

韓非子解老篇 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故曰：

「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韓非子解老篇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諱勝窮賤；雖死節輕財，不以悔罷羞貧；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能聞知，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爲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淮南子道應訓 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

淮南子汜論訓 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謗，湯武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資。

文子上義篇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于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剴，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于人，力自修以道，而不責于人，易償也，自修以道，則無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忘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于天下，即難矣。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

韓非子解老篇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百弊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夫唯嗇，是謂早服；

韓非子解老篇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

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蚤，是以蚤服。」早服謂之重積德；

韓非子解老篇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則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

韓非子解老篇 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韓非子解老篇 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韓非子解老篇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其事極者，爲能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韓非子解老篇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

韓非子解老篇 樹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書之所謂抵也；抵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抵。」抵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抵，長生久視之道也。」

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韓非子解老篇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淮南子齊俗訓 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

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

至是之是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闕達按：如前條論非之說是也。

爲刻削者曰：「致其醜酸而已矣。」〔文子道微篇文略同。〕

蜀志姜維傳評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韓非子解老篇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痼疽瘰癧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淮南子俶真訓高誘注道家養形養神，皆以壽終，形神俱沒，不但漠而已也。老子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此謂俱沒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韓非子解老篇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韓非子解老篇鬼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

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韓非子解老篇 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蓄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蓄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樹達按：則取大國及或下而取二取字，皆見取之義。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尹文子大道上篇

夫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

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淮南子道應訓 見前二十一章「竊兮冥兮」條。

淮南子人間訓 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老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史記滑稽傳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於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

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官府門外。」有詔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文子道原篇 真人者，知大己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姓名，有道則隱，無道則見；爲無爲，事無事，知不知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新書退讓篇 梁大夫宋就者，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勦力而數灌其瓜，美；楚竄而希灌其瓜，惡。楚令固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惡梁瓜之賢己，因夜往竊掘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掘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言也！是講怨分禍之道也。惡！何稱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令勿知也！」於是梁亭乃每夜往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此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具以聞。楚王聞之，怒然醜，以志自憎也。告吏曰：「微搔瓜，得無他罪乎？」說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則稱說梁王以爲

信。故梁楚之驪，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乎！夫人既不善，胡足効哉？〔新序雜事篇四文略同。〕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韓非子喻老篇 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燬焚。故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

韓非子難三篇 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則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

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

後漢書五行志六注引馬融集，融延光四年日食上書云：「臣伏見日食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羣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陷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莠氣于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爲參者，西方之位，其于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賊重譴於此二城，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宿，衆占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勳之名。臣恐受任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粗圖一時之權，不顧爲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不大疾病。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于其易也，爲大于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于今。」（按：達按：融傳，融嘗注老子。）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韓非子喻老篇 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公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虢亡而虞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

讎，還反，滅虜。此二臣者，皆爭於廢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虜鄩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鄩以破，虜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

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新書審微篇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史記蘇秦傳 秦說楚威王曰：「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

吳志孫策傳注 孫盛曰：「策爲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逸，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端之論，不逞杜覲覲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儉，至於括囊遠圖，永保維城，可謂『爲之於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鸛冠子備知篇 德之盛，山無徑迹，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羣居，可從而係也。至世之衰，父子相圖，兄弟相疑。何者？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爲也。故爲者敗之，治者亂之。

文子上仁篇 天之道，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而雖執而得之，不留也。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文子符言篇 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爲禍。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爲，故無敗。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文子符言篇 學敗于官茂，孝衰于妻子，患生于憂解，病甚于且瘡。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韓非子喻老篇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韓非子喻老篇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擗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書藏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

過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韓非子喻老篇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辯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諉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韓非子難三篇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必姦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毒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

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文子道原篇 見前五十七章「人多伎巧」條。

後漢紀靈帝紀下 袁宏曰：「在盜則激，處平則恬，水之性也；急之則擾，緩之則靜，民之情也。故善治水者引之使平，故無衝激之患；善治人者，雖不爲盜，終歸刻薄矣；以民心爲治者，下雖不時，終歸敦厚矣。老子曰：『古之爲道者，不以明民，將以愚之，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也。』」

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文子自然篇 王公修道，功成不有，不有即強固，強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

然後乃至大順。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淮南子說山訓 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

後漢書南匈奴傳 冬，孟雲上言：「北虜之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

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獻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乃下詔曰：「昔猃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尙矣。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効。境圯之人，屢嬰塗炭；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婦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尙何足病！」

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文子符言篇 人之情，心服于德，不服于力。德在與，不在求。是以聖人之欲貴于人者，先貴于人，欲尊于人者，先尊于人；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爲取，後之爲先，即幾于道矣。

文子道德篇 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歡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蜎飛蠕動，莫不親愛。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爲天下貴。

文子道原篇 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于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保之：

韓非子解老篇 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

一曰慈，二曰儉，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韓非子解老篇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大小，有大小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

慈，故能勇；

韓非子解老篇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

儉，故能廣；

韓非子解老篇 周公曰：「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修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韓非子解老篇 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韓非子解老篇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韓非子解老篇 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

六十八章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

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淮南子道應訓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舊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唯知言者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去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文子微明篇〕文略同，彼作文子問老子語。

文子精誠篇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如寡言。害衆者蠹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故匠人智爲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漢書楊雄傳 雄解難云：「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提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蕭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孺人亡，則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呂氏春秋似順論別類篇 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爲知。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僂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萬董不殺，漆淖水淖，合兩淖則爲蹇，溼之則爲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

淮南子道應訓 秦穆公與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

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買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重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武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故老子曰：「知而不知，上矣；不知而知，病也。」

文子符言篇 時之行，動則從，不知道者福爲禍；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無不稱。故知不知，上也；不知知，病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潛夫論思賢篇 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永也。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韓非子喻老篇 越王之霸也不病富，武王之王也不病晉。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

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

淮南子道應訓 惠孟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譬效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寡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翟墨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顧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設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敢則殺，五字據王念孫校增。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勇耳。《文子道經篇文略同》。

淮南子人間訓 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囊笥，拖其衣被。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愛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

果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違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列子力命篇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病，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解？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謂三醫：一曰燭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諺其所疾。燭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運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亦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鵲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後漢書郎顗傳：「顗條便宜云：『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否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効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尹文子大道下篇：「老子曰：『民不畏死，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淮南子道應訓：「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騶，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常爲蚤、蚤、駘、驢取甘草以與之。騶有患害，蚤、蚤、駘、驢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

文子上仁篇：「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爲，則智日困而自

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後漢書郎顗傳 顗條便宜云：「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尙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淮南子道應訓 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馮非，得寶劍於干涿，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馮非謂柁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馮非勃然瞋目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

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戴腐肉朽骨棄劍者，依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

淮南子精神訓 見前五十章「夫何故」條。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

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兵。

列子黃帝篇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老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淮南子原道訓文子道原篇文旨略同。

說苑敬慎篇 見前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條。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文子十守篇 天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補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淮南子道應訓 見前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條。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淮南子道應訓 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湧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王先馬，果擒之於干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淮南子道應訓 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

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也，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

淮南子道應訓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新序〕

〔雜事篇〕四文同。

正言若反。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文子微明篇》見前三十一章。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史記伯夷傳》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非邪？積仁挈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文子符言篇》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家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莊子胠篋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驩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

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史記貨殖傳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戰國策魏策一 魏公叔座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迎郊，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座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揀而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脈形地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于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掠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公叔當之矣。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漢代老學者考

漢世老子之學盛行。詩家如韓嬰，所著韓詩外傳，稱述老子之言。又如董仲舒力主屏百家以尊儒術者也，其所著書中，亦頗有道家言。然則文景二帝好老子，其風所被廣矣。余今考得傳記明載習老子或稱好其術，凡得五十餘人；其非毀老子者，凡二人。所據以司馬、班、范、荀、袁五家之書為主，其有漏略，他日詳焉。

蓋公 曹參

史記曹相國世家云：「參之相齊，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即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安，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又樂毅傳贊云：「樂臣公學黃帝老子。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又太史公自序云：「曹參薦蓋公言黃老。」

陳平

漢書陳平傳云：「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

田叔

史記田叔傳云：「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

漢書田叔傳云：「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鉅公。」

河上公 漢文帝

河上公序老子云：「親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史記禮書云：「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風俗通正失篇云：「然文帝本脩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

隋書經籍志道德經注云：「漢文時河上公注。」

司馬季主

史記日者傳褚先生補云：「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

竇太后 漢景帝 竇氏子弟

漢書田蚡傳云：「太后好黃老言。」

又外戚傳云：「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

又儒林傳云：「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

樹達按：漢書楊雄傳贊謂景帝以爲老子過於五經，見後司馬遷條下。

又按文帝、竇太后、景帝皆習老子，則一家夫婦父子同好也。

直不疑

史記萬石張敖傳云：「不疑學老子言。」

漢書同。

王生

史記張釋之列傳云：「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

漢書同。

汲黯

史記汲黯列傳云：「黯學黃老之言。」

漢書汲黯傳云：「黯學黃老言。」

鄭當時

史記汲黯列傳云：「鄭當時者，字莊，莊好黃老之言。」

漢書鄭當時傳云：「當時好黃老言。」

黃子

司馬談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談爲太史公，太史公習道論於黃子。」

漢書司馬遷傳同。師古曰：「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轅固爭論於上前，謂湯、武非受命，

乃弑也。」

司馬遷

漢書揚雄傳贊云：「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尙以爲過於五

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

樹達按：談、遷父子世學老子。

楊王孫

漢書楊王孫傳云：「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

劉德

漢書楚元王傳云：「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

荀悅漢紀十八云：「宗正陽成侯劉德者，辟彊之子也。好黃老術。」

樹達按：德爲劉向之父，向有老子說，見藝文志，亦父子世學老子也。

鄧章

漢書晁錯傳云：「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鄧先時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諸公間。」

嚴遵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云：「蜀有嚴君平。君平卜筮於成都市，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

蜀志秦宓傳云：「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

隋書經籍志道德經注云：「梁有隱士嚴遵注二卷。」

鄰氏 傅氏 徐氏 劉向

漢書藝文志有老子鄰氏傳四篇，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老子四篇。

蔡勳

後漢書蔡邕傳云：「六世祖勳，好黃老，平常時，爲郡令。」

安丘望之 耿況 王伋

後漢書耿弇傳云：「父況，字俠游，以明經爲郎，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李注引稽康選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淨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爲巫醫於人間也。」

皇甫謐高士傳云：「望之著老子章句，故老子有安邱之學。扶風耿況王伋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隋書經籍志道德經注云：「梁有漢長陵三老毋丘望之注二卷。」

班嗣

漢書敘傳云：「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按：漢人讀莊爲嚴。

杜房

弘明集五引桓譚新論祛蔽篇云：「余嘗過故陳令同郡杜房，見其讀老子書，言：『老子用恬淡養性致壽數百歲。』」

甄宇

東觀漢記云：「字清靜少欲，常稱老氏知足之分。」

馮衍

後漢書馮衍傳衍自論云：「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蘆，修孝道，營宗廟，廣祭

祀，然後闢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

樹達按：自論又云：「馮子以爲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又顯志賦云：「大老聃之貴玄。」又云：「名與身其孰親。」皆用老子文，則衍誠慕老者也。

向長

後漢書逸民向長傳云：「好通老、易。」

高恢

後漢書逸民梁鴻傳云：「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

任光

袁宏後漢紀二云：「光好黃、老言，爲人純厚。」

樹達按：范書不載。

任隗

後漢書任隗傳云：「隗少好黃、老，清靜寡欲。」

後漢紀同。

樹達按：隗，光之子也，此亦父子世學。

范升

後漢書范升傳云：「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

淳于恭

楚王英

後漢書淳于恭傳云：「恭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進對陳政，皆本道德。」

後漢書楚王英傳云：「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

鄭均

後漢書鄭均傳云：「均少好黃、老書。」

東觀漢記云：「均治尚書，好黃、老，淡泊無欲，清靜自守，不慕游宦。」

樊融

後漢書酷吏樊曄傳云：「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爲吏。」

樊瑞

後漢書樊準傳云：「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欲。」

翟酺

後漢書翟酺傳云：「好老子。」

馬融

後漢書馬融傳云：「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

楊厚

後漢書楊厚傳云：「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

周繼

後漢書周繼傳云：「常隱處竄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

矯慎

後漢書逸民傳云：「矯慎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道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

漢桓帝

後漢書循吏王渙傳云：「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

又西域傳云：「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

樹達按：此竟以老子爲教主矣。

張角

後漢書皇甫嵩傳云：「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咒說以療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

樹達按：此後世道教之始，與老子之學蓋遠矣。

向栩

後漢書獨行傳云：「向栩，向長之後，恆讀老子。」

樹達按：長好老子，見前，此亦家世其學也。

折像

後漢書方術傳云：「像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

劉先

後漢書劉表傳注引零陵先賢傳云：「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明習漢家典故。」

馮顥

華陽國志云：「馮顥，字叔宰，廣漢郫人也。作易章句，修黃老，恬然終日。」

附非駿老子學者二人。

轅固生

漢書儒林傳云：「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

劉陶

後漢書劉陶傳云：「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

十三年六月三日，遇夫寫於北京屯綢胡同寓廬。

老子古義點校後記

右老子古義三卷，爲先師長沙楊遇夫先生少作，以編輯先生文集而輯入之也，委祖洛校訂之。壬戌冬孟，祖洛以教學餘閒從事斯役，屢作屢輟，逾月始克蒞事。是書蓋以武英殿王弼本爲底本十，而不錄注，惟輯故籍中引老解老申老之之作於每章之後，於王本之誤，則或校或否。如第四十九章，「聖人皆孩之」句上，各本皆有「百姓皆注其耳目」一句。惟武英殿王本奪。先生不爲校補。第二十三章，「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畢沅謂淮南王引作「從事於道者同於道」。義較明絕。俞樾云：「下道者二字衍文也。」而日人太田晴軒老子全解則云：「今卽此章反復考之，無道者二字則義理不通。」其言甚臆，文繁不引。先生不刪此二字，殆以義可兩存耳。第二十章，「善之與惡」。傳奕本善作美，畢沅云：「河上公王弼美並作善，日人東條一堂老子王注標識云：『善各本並作善，唯古本作美。』」據注，當以古本爲正。而先生亦仍之。第十三章，「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俞樾云：「河上公本作何謂寵辱，辱爲下」。疑兩本均有奪誤。當云：「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且謂：「陳景元李道純本均如此，可據以訂諸本之誤。」今按帛書甲乙本均作「寵之爲下」。則作「寵之爲下」者自漢已然矣。第十四章，「搏之不得名曰微」。易順鼎曰：「搏乃搏之誤。」畢沅亦作搏。先生不爲改易。今按淮南道應訓云：「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蓋用老語。可證劉安所見老子本作搏。又陸德明音義作搏，音博。河上公亦作搏。注云：「無形曰微，言一無形體，不可搏持而得之。」是以持訓搏。說文：「搏，索持也。」段注：「入室搜曰索。索持，謂摸索而持之。」河上注與說文義合。帛書甲乙本皆作「搏之而弗

得。說文：「搯，撫也。一曰：摹也。」搯搏雙聲，義不相違。而搏無撫持義，訓以手園之。禮經「搏黍」，曲禮「搏飯」是也。引申凡爲圓運動者皆曰搏。莊生書「搏扶搖」，謂鵬之盤旋上翔也。吾湘籬米去穀亦曰搏。穀聚於中，可去。故搏又有聚義。史記楚世家：「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搏乃搏之誤。本王念孫與文獻說。謂聚其士卒復戰也。考工記：「搏埴之工。」注疏均訓搏爲拍。釋文於此字有園、搏二音。戴震云：「園當手旁專，博當手旁專。絕然二字，譌濁莫辨。」鄭注：搏之言拍，取聲音相邇爲訓。釋名云：「搏，拍也。」戴氏據此定從博音。蓋古本作搏埴也。又後漢書龐參傳：「搏手困窮。」搏一本作搏。王先謙云：「官本搏均作搏。」緣搏搏二字，於形極似。而漢魏碑版，唐人真書，專或作專。疑傳本作搏，乃搏之形譌。今觀商務印書館影常熟瞿氏藏宋刻河上公本老子搏作搏。右上無點，已與搏濁。此句上二句云：「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故宋世號陳搏爲希夷也。第四十一章，「下士聞道大笑之。」王念孫俞樾皆謂牟子理惑論引老子作「下士聞道大而笑之。」抱朴子微旨篇同。大而笑之，猶言迂而笑之。以有而字爲是。先生但加按語，謂牟引有而字足證今本之誤，蓋慎之也，凡此皆不校改之類。其中或以義可兩存；或竟與古契合。其治學謹嚴，不輕改古書如此。雖然，亦間有校訂者。如第十七章，「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易順鼎曰：「疑當作故能蔽而不新成。可證古本原有而字，不字殆後人臆加。」今按帛書乙本作「是以能變而不成。」則易說可酌矣！日人太田晴軒謂「淮南增一而字，意義甚明。」夫唯不盈，夫唯不欲盈之意。省一欲字也。不欲無滿無缺欠，故雖物之弊惡，猶善耐忍之，不敢更造也。若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太田讀能爲耐，言之成理，且引晏子狐裘事，尤與帛書義字義暗合。斐即黻字。類篇云：黻，衣兒。字從衣，敝聲。疑當云：衣敝兒。先生依淮南書增一而字，誠具隻眼。第六十三章，「自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以下，今王本有「是以聖

人終不爲大」等六句。奚侗謂：「此六句中首二句，乃三十四章文，複出於此。」馬敘倫謂：「輕諾二句，或是注文入經，或別章文，而以吳澄本無此六句者爲是。」馬敘倫《老子校詁》印布于一九二四年。先生刪此六句，與奚馬說合，或亦從其說刪，今是書初二三版印本不可得，無從考證。按帛書甲乙本，字雖有掩損，而此六句固宛然在目。今非謂帛書全無譌誤，要之以去古未遠者近是。先生歿於丙申之歲，惜其不見帛書耳。第十五章，「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兩句，頗多異文，畢沅云：「河上公作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或說作止者與下文久字爲韻，當是也。」先生從之，加止字。此皆所更訂者也。要皆有據，而非臆改。其於句讀，大氏依王注，亦偶有更張。如第十七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王弼以信不足焉爲句。王念孫曰：「無下焉者是也。信不足爲句，焉有不信爲句。焉，於是也。言信不足，於是有不信也。」先生從之改讀，詞氣始順。或謂上焉字亦衍。今按帛書甲本作信不足，案有不信。乙本作信不足，安有不信。焉、案、安三字通。王本之焉，猶帛書之案與安也。是上焉字非衍矣。第六十二章，「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依王弼讀，以美言可以市爲句，尊字屬下。按博本作「美言可以於市，美行可以加人。」俞樾云：「今本行字上奪美字。」先生蓋從淮南引「老文句讀」，以尊字屬上，行字上亦不補字。今檢帛書甲乙本，行字上均無美字。果爲譌奪，亦已久矣。以上改讀之例也。復有不施句絕者。第一章，「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王弼以常無欲常有欲爲句。至宋司馬光王安石范應元等始以欲字屬下讀。從之者多。易順鼎且舉莊生書「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之言，而申之曰：「常無有即此章之常無常有。」以證宋三家改讀之不誤。先生殆疑之，義從蓋闕，而不爲句。今檢帛書甲乙本，兩欲字下皆有也字。則欲字不屬下甚明。益服先生疑之之當，治學之不苟也。先生於此書之

校勘句讀之所爲，大略如此。其未周遍，隅反可耳。竊念先生之爲是書，乃有感而作。旨在輯古義以通玄理，其於勘勘，未遑致詳。蓋寧遺其粗以求其精，意在此而不在彼也。孔氏有言：「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司馬子長傳：「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先生自敘此書作於民國六載，於時南北軍閥混戰，湖南地當要衝，先生目睹人民流離，救死不暇，念老氏天地不仁，獨徇萬物之語，愀然憂之。乃欲宜明其戒爭弭戰之說，以警凶頑。用心苦矣！書成越十有四年，而卉服來侵；又八年，而世界第二次大戰以起。生靈塗炭，死於鋒鏑者以千萬計。生也何恩？殺之何咎？斯生人之大酷已。於是先生又撰春秋大義述，以發宣尼攘夷之義；而嘉吾民外禦其侮之宜。顧亭林云：「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先生之作，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今距二書印布之年，或六十有餘載，或四十有餘年，而世變日亟，強權是逞，豺牙之厲彌動，蚊睫之爭愈烈；既睹魚飛於武庫，必啓龍戰之玄黃。先生九原有知，其憂且憤，當何如哉！當何如哉！今舉世仁人莫不欲謀致和平，顧第置中土哲人之學於不講，其何由以淑人性，而登斯民於春臺乎！不啻其本，翻其反而。有達者起，其念先生著書之旨，而大倡精神文明乎！當十年浩劫之餘，私有典籍，既付黑灰；公府館藏，又復珍同中秘。今於先生所引載籍，未由一一檢覈，剗削之誤，但憑理校。自惟鄙陋，難免紕繆，讀者正之。歲在壬戌冬十一月受業易祖洛謹識於湘潭大學之儀屈寓廬。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周易古义 老子古义

作者=杨树达著

页数=246

SS号=11894096

出版日期=2006.12

前言

目录

周易古义卷一（上经）

乾

坤

屯

蒙

需

讼

师

比

小畜

履

周易古义卷二（上经）

泰

否

同人

大有

谦

豫

随

？

临

观

噬嗑

贲

剥

复

无妄

大畜

颐

大过

坎

离

周易古义卷三（下经）

咸

恒

遁

大壮

晋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损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周易古义卷四（下经）

革

鼎

震

艮

渐

归妹

丰

旅

巽

兑

涣

节

中孚

小过

既济

未济

周易古义卷五

系辞上传

周易古义卷六

系辞下传

周易古义卷七

说卦传

序卦传

周易古义点校后记